外紀卷首
三皇紀
五帝紀
第一卷
陶唐氏帝堯
第二卷
有虞氏帝舜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香溪馬雲淇藏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外紀卷之首

後學 四明 陳子樗 編輯
書林 楊氏 歸仁齋 重鋟

三皇紀

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帝王書稱紀者言爲後代之綱紀也

總論

雙湖胡氏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意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於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呂氏月令雖不可爲據然有曰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茫初開先有天

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爲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而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生之後述上古之事而有是書大抵鴻荒闊遠不可得而詳矣況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嘗道闕之可也

盤古氏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音釋 盤古氏釋名盤古猶言盤固也太極生兩儀張九韶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理已具之稱兩儀者天地之謂也四象變化張九韶曰四象者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之謂也邵子以日月星辰爲天之四象水火土石爲地之四象也釋名變者化之始化者變之終也渾敦氏釋名渾敦未昭晰之謂也敦或作沌

總論 五峯胡氏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天之立君以御世也君之立極以統衆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混沌之世天地始分即有盤古氏出自太極而生兩儀自兩儀而生四象變化無窮庶類繁夥由是天地始爲天地人物始爲人物而混茫開矣雖然鴻荒之世書契未立制度未備爲君者不過穴居而野處茹毛而飲血俾是時不生盤古則天地何由以分日月何由以辨山川何以爲山川草木何以爲草木此盤古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地闢於丑則有地皇氏人生於寅則有人皇氏天地人判而三才以立世道漸開風氣漸盛人文宣著治教休明矣天之立君豈苟焉而已哉是以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者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其任大責重不其然乎噫

天皇氏

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旃蒙柔兆彊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閼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閼茂大淵獻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音釋 天皇氏釋名天陽氣上積而成形者也皇大君也氏姓氏也蓋

天地未分之首元氣混而爲一一氣既分之後先有天而後有地則氣化而人生焉謂之天皇氏者盖取天開於子之義也【干支之名】蔡邕獨斷云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

【史論】【靜軒周氏曰】盤古氏既分天地天既開於子矣而天皇氏出焉繼盤古而爲治天既開矣而干支之名則未制也地既闢矣而歲時之位則未定也由是制干支以定歲之所在甘澹薄以俟俗之自化傳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皇氏居天子之位操制作之權既立十干以定歲又立十二支以定時歲時既定民始知天道之所向矣夫有一代興王之君必立一代興王之制後王自是而相因百世俟之而不惑觀其律身行已澹薄無爲誠足爲帝王御世之良法後之瓊宮瑤臺糟丘池酒者自取滅亡何益之有俗化澹薄亦無奢僭而天下趨於清靜無欲之鄉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民風之盛爲何如哉故通鑑大書特書以首外紀欲使時君世主法其澹薄無爲之心兢兢業業罔敢弗肆毋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見賢而思齊可也

地皇氏

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音釋】地皇氏【釋】名地陰氣下凝而成質者也謂之地皇氏者盖取地闢於丑之義也【爰定三辰】爰所也三辰謂日月星也亦曰三光左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史論】【靜軒周氏曰】此地闢於丑而有地皇氏出焉所以主宰萬物而君臨天下者也天地開闢支干已名俾三辰不定晝夜不分則冥冥焉萬古皆如長夜矣由是明乎晝者則謂之日明乎夜者則謂之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謂之星宿晝夜者陰陽之道也三辰既分而晝夜已判消長盈虛朔望相繼而遂以三十日爲一月焉聖人創制立法垂憲萬世俾後之民人皆知日月之道星辰之理晝夜之所以然歲月之如此故不啻如披雲霧而覩青天剪荊棘而尋大道引醉生夢死之人心而登高明正大之域矣是

以天生聖人精氣所萃天不能言語也而聖人言語之天不能動作也而聖人動作之天不能刑殺也而聖人刑殺之君師之位至尊至重位則天位祿則天祿天以出治者也人君敬天法祖節用愛人乃職分之當然耳詎可輕佻而已哉

辨疑

余宗海曰愚聞之師云八千之千當作百蓋邵子以自有天地至于窮盡謂之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至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矣自寅會箕一度至午會星一度該四萬五千餘年正唐堯甲辰之時也夫自開闢以來固有民物帝王第以書契未興無從稽考其曰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蓋亦傳聞其名而已故作史者以生民以來若干年歲洒泒於天地人皇氏之下以足其數豈真有一萬八千歲之理哉然不以四萬五千六百年録之於唐堯之前而置之於此蓋亦誤矣學者不可不察

人皇氏

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相厥山川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沕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亦號九皇氏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人皇氏釋名人者神也五皇氏者蓋取人生於寅之義也淳風沕穆無窮注醇質誼賦沕穆無窮注沕穆深微貌沕音勿

史論

靜軒周氏曰此人皇地皇而爲治之群生時序漸著而淳風爲之沕穆君乃明君而主不虛王臣乃良臣而臣不虛貴制治漸敷而政教所由興禮義漸備而君臣所自起飢食渴飲而民食用漸著矣男交女構而民婚姻漸張矣是時法網踈闊風俗淳厚爲君者不以安富尊榮爲心爲臣者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迨夫林林總總之民但知花開爲春葉落爲秋饑則思食渴則思飲而已民僞猶未滋也人欲猶未侈也人雖群生而憧憧奪之患不興物雖總聚而涘偪之念不舉故人皇氏兄弟九人分爲九區各居一方均享天祿非若後世視骨肉如寇讐待兄

音釋

弟如芒刺分門割户惡若賊讐也人心不古有如是哉噫

總論 愚按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魯哀公蒔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人爲一頭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又謂之五姓兄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五方司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治分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治始教民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以治六曰叙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人皇氏至叙命氏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仡則始于黃帝以迄于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者疑之夫人靈於萬物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此君道之始也蠭鱧尚然況于人哉以盤古之先爲無君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耶吾不得而泯也慎其世而著其號去其怪而存其常可也故謹列循蜚紀以下附諸人皇氏之末以備參考焉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矼人循其化速若蜚也有號而無世凡二十二氏

音釋 德厚信矼厚深也矼苦江切信實貌

鉅靈氏 少

出於汾脽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躔于蜀

音釋 出於汾脽出猶生也汾脽謂汾陰脽上也按一統志汾陰古地名漢置縣屬河東郡宋改榮河縣 本朝因之屬平陽府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丈汾陰縣治脽之上也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鉤陣氏

黃神氏

狟神氏 音釋 狟臼許切

犂靈氏

大騩氏 音釋 騩京媚切

鬼騩氏

弇茲氏 音釋 弇沽三切

泰逢氏

冉相氏

蓋盈氏

大敦氏

靈陽氏

巫常氏

泰壹氏

是爲皇人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茫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空桑氏 音釋 帝王世紀云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伊尹亦生於此

神民氏

又曰神皇蓋使神民異業精氣通行者

猗帝氏

次民氏

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以利時也有號有世凡十三氏

辰放氏

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㩦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閨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傳四世 音釋 卉服蔽體孟康曰卉服島夷之服注卉音毀蔽猶遮也 㩦木茹皮 㩦居輦切兩手取也茹而預切相牽引貌 綯髮閨首 綯徒刀切絞之也閨未詳音切疑字之訛也 以去靈雨 去除之也詩定之方中篇靈雨既零注靈善也靈雨者方春時雨也

蜀山氏

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同號蜀山蠶叢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望帝杜宇云 音釋 居瞿上 居猶聚也瞿上古城名按一統志在成都府雙流縣東一十八里乃蠶叢氏所都 治導江 治理之也導江古邑名按一統志本漢都安縣唐改導江縣元省入灌縣屬成都府 逮蒲澤 逮及之也蒲澤古邑名按一統志本漢堂陽城晉置蒲澤縣宋省入南宮縣屬真定府 人氓椎結左 言氓眉庚切民也亦作甿周禮注甿猶懵懵無知貌服虔曰椎一作魋今其土作椎頭結也索隱曰魋傳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按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蜀民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左猶戾也毛晃曰人道以右爲尊故非正之言曰左言 望帝杜宇 九域志杜宇古蜀主也號望帝蜀嘗大水宇與居人避水於長平山後鼈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自居西山得道昇天

豗傀氏

音釋 豗 呼回切一作虺 傀 姑回切亦作瑰

傳六世

渾沌氏

傳七世

東户氏

子思子曰東户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羨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

音

釋 熙載書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注熙廣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九寰以承流九寰猶言九州也釋名寰天子封畿內縣也董仲舒策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道上顏行而不拾遺道猶路也漢書注早行曰顏家語孔子與聞魯政道不拾遺注拾取也遺失也耕者餘餼宿之隴首餘食之賸也餼許意切饋客生食及芻米也隴力董切丘壟也顏師古曰田中高處也亦作隴

皇覃氏

又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信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傳七世

啓統氏

傳三世

吉夷氏

傳四世

几蘧氏

亢倉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狥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稾舁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音

釋 鶉居鷇飲杜甫朝享太廟賦聖人鶉居鷇飲注鶉鷂鳥也鷇鳥子欲出者言聖人如鶉鳥之居無常處而飲飡如鷇之待哺而活也稾舁風化稾古老切說文木莖為稾舁雲俱切說文共舉也詩序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

豨韋氏

傳四世

有巢氏

傳二世說見後

燧人氏

傳八世說見後

庸成氏

群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傳八世

音釋 群玉之山云云先王之冊府穆天子傳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於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群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冊與策通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之府所謂藏書策之山也故秘書省謂之陳府

禪通紀 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也凡十九世

軒轅氏

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蓬而制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故號軒轅氏

祝融氏

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爲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以火施化亦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都于鄶塟衡山之陽

音釋 都于鄶說文天子所宮曰都鄶古邑名按一統志禹貢豫州之域周封黃帝後於此爲鄶國春秋時爲鄭武公之國名曰新鄭秦屬潁川郡漢置新鄭縣 本朝因之屬河南鈞州志衡山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五嶽之一也寰宇記云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南嶽即此

太昊伏羲氏

傳十五世

說見後

史皇氏

倉帝名頡有聲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語山川掌指而揆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居陽武而堊利鄉音釋堊陽虛之山登猶升也按一統志陽虛山在河南府永寧縣西五十里一名陽峪黃帝時倉頡隨帝南巡登陽虛之山即此臨于玄扈洛水之汭臨說文自上涖下也玄扈山名按一統志在西安府洛南縣西北一百里世傳黃帝時有鳳啣圖至此山帝拜受之洛水在洛南縣北五里發原冢嶺山東流入河南盧氏縣界入於河汭儒說切孔安國曰水北曰汭杜預曰水之隈曲爲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帝王世紀大禹治水時神龜丹甲青文負書出於洛水禹因則之以序九疇居陽武而堊利鄉按一統志陽武古邑名秦爲傳浪沙地漢置陽武縣屬河南郡本朝因之屬開封府利鄉未詳出處

栢皇氏

中央氏

大庭氏

栗陸氏

昆連氏

赫胥氏

葛天氏

尊盧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

傳八世說見後

考證 愚按舊自史皇氏至無懷氏皆在太昊伏羲氏之前四明陳氏以爲軒轅祝融當在太昊伏羲前餘合繫于太昊之後今從之

疏仡紀 疏以知遠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其世則自黃帝以訖于周

考證 右蓋三皇以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名年代所都之處然則人皇以後豈得謂無帝王邪今採四明陳氏世編增纂而分注之庶幾學者得有考焉而胡氏皇王大紀以有巢燧人二氏繼人皇氏之後今從之次于左云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野處摶生咀華與物相友無有妎傷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使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搆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其害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蔽前後取而蔽後號曰有巢氏之民

音釋 摶生咀華 禮記曲禮篇毋摶飯注摶徒官切捝聚也鄭氏曰毋摶飯爲欲飽不謙也韓愈進學解含英咀華注咀再呂切咀嚼也無有妎傷妎胡計切妬也又音害

搆木爲巢 搆五豆切架也巢說文鳥在上曰巢在穴曰窠即陳桱所謂聚薪柴以居也

教民居之以避其害 皇王大紀曰有巢氏之時乃教民爲橧巢夏暑居之穴地爲營堀冬寒居之

未知稼穡 書無逸篇未知稼穡之艱

難注種曰稼歛曰穡【食草木之食】夏
煚曰草木之食謂橡栗之屬是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太古之時民物雖夥而猶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妎傷及有巢之世機智漸生民物相妬焉有巢氏受命而興深閔民物爲害由是渙起宸斷研精殫思構木爲巢教民居之而禽獸之毒始無以施其憂民之心深矣夏暑之極架木而爲橧巢冬寒之極穴居而爲營窟其仁民之意切矣然而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之血而民生自爾其繁息也未有粒食茹禽獸之毛未有衣服蔽禽獸之皮而民生自爾其安怙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觀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與物相友類本相同然而友愛之心則一也至有巢之民與物爲敵固又異於太古之民矣使無聖人者出創制立法構巢以居則民必爲禽獸所傷而無噍類焉此聖人所以有功於民物有功於後世而非私智穿鑿者所可伯仲其萬一也聖人之功用何其宏長乎噫

燧人氏

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猶未知熟食也及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弘矣時未有文字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焉曰明由必育成博隕丘是已

音釋

【鑽木取火】鑽祖筭切所以穿物也周禮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教民以烹飪】以用也烹普庚切煑也飪而甚切烹調生熟之節也【燧者火之所生】燧火燼或曰取火之木也蓋鑽火各異木是以鑽燧爲鑽木出火故曰火之所生也【始作結繩之政】始初也朱氏附錄曰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則大結其繩小事則小結其繩以記之也今溪洞諸蠻猶有此又有刻板以爲記者

史論

【靜軒周氏曰】有一代興王之君必立一代興王之治是時民雖巢居穴處然猶茹毛飲血熟肉猶未知也烹飪尚未諳也燧人氏作有見於此觀星辰之高下察五行之運動知空有火麗木則明由是

鑽山間之木取空中之火教茹毛飲血之民爲烹飪熟食之俗而火之功用大矣民之利益多矣值斯之際書契未興文字未作燧人氏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興交易之道民用自此而通民財由之而遂君明臣良四佐並出有明由以裁成君德有必育以輔相君道成博寅亮乎天工隕丘贊襄乎治化天子雍雍默默居南面以聽天下賢相從從容容拱北面以理天下蒼生熙熙皞皞咸服後以安天下嗚呼雖三皇之時民物淳厚然亦能弗擾之而已是知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焉不正安能使下之正乎故人君當正已以率物人臣當正心以事上上下正而天下一歸於正矣天下正斯世奚有不治哉

總論 五峯胡氏曰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爲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傳其學軻之死雖未有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何莫由斯道也

總論 臨江梁氏曰天地既分而後有民物民物既衆而後有帝王然書契未興之先雖有三王何從而考其曰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皆傳聞其名而已矣

五帝紀

總論 雙湖胡氏曰天地肇判邃占遐邈厥詳曷聞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他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傳稱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答季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大戴礼亦有五帝德篇其帝世皆取自黃帝次顓頊高辛堯舜與宰我所問合司馬氏史記紀五帝又與大戴禮宰我所問合意其本此二書也然皆缺而未備善乎胡氏之論曰皇者初冒天下者也帝王者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而三皇之世也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

賜故孔子稱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嘗帝天下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特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今愚本之易參之胡氏以定五帝之世亦庶幾仲尼之意云耳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旦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

音釋 居于華胥之渚 居猶處也渚雕庾切小淵也華胥未詳何謂按一統志西安府藍田縣西三十里有華胥氏陵乃上古國君或疑即此處按史記伏羲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帝于成紀蛇身人首二說未知孰是生帝於成紀按一統志成紀地名伏羲所生於此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

德繼天而王故風姓 家語云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旺相生先起於木太昊首以木德王天下索隱曰木德春令故易稱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昊是

音釋 作都于陳 作都于陳 下總會之所故曰都也陳邑名按一統志古爲伏羲所都周封舜後於此爲陳國漢置陳縣後魏置陳郡後周改陳州唐以後仍舊 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也王去聲治也國語云風謂又王者之聲教也伏羲也

作造也都猶總也天子居於天

教民佃漁畜牧以充庖厨

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有其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礼卧則呿起則呿呿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氏養犧牲以充庖厨故又曰庖犧氏

音釋 卧則呿 呿丘居切卧聲又開口也即莊子所謂口呿而不合也呿虛于切歎聲也以佃以漁 佃亭年切獵獸也漁斗居切捕魚也養犧牲以充庖厨陳骏曰牛羊豕曰牲犧色純者也宰殺之所曰庖烹餁

之所
曰厨

畫八卦造書契

太昊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於是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中觀萬物之宜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音釋 河圖洛書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之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始畫八卦八卦謂乾坤離坎震巽艮兌也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注見前篇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鄭氏曰書畫字也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二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三曰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爲轉注也四曰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曰處事也五曰假借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曰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作甲歷

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

制嫁娶

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使不瀆

音釋 制嫁娶 儷皮爲禮 釋名以女從夫曰嫁取女爲妻曰娶儷偶數也上古未有布帛衣鳥獸皮故以爲之禮後世納幣本於此也 正姓氏通媒妁 陳骏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說文媒謀也媒合二姓也

周禮註媒之爲言謀也謀合異類使成親也說文妁酌也斟酌二姓以合配偶也

以龍紀官

太昊因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始名官而以龍紀號曰龍師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又命五官春官爲青龍氏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氏秋官爲白龍氏冬官爲黑龍氏中官爲黃龍氏於是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內而政化大洽

音釋 因龍馬負圖出於河之瑞孔安國云龍馬者天地之精其爲形也馬身而龍鱗故謂之龍馬高八尺五寸類骼有翼踰水不沒聖人在位負圖出於孟河之中焉

造琴瑟

太昊作荒樂歌牀來詠罔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徵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絇桑爲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音自是興焉

音釋 造琴瑟琴

在位百十五年崩

葬于陳傳十五代

音釋 崩 禮記天子死曰崩王者尊居民上其死如從天墜地故曰崩 葬于陳 按一統志伏羲氏陵在陳州城北三里本朝祀典有祭

女媧氏

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爲神媒太昊沒共工氏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氏與共工氏較是滅共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

風娥陵制都良莞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郊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洽百三十載而沒

音釋

作笙簧以通殊風笙樂器笙中金葉曰簧嚴氏曰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中吹笙則鼓動其簧以發聲也殊異也別也

於澤丘以郊天侑神

澤丘謂澤中之方丘也群書考索曰古者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圓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圓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謂爲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折也以之瘞埋言泰壇則自然之丘言泰折則人爲之壇也祭礼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侑配食也

柏皇氏

其治世也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居于皇人之山

中央氏

亦曰中皇氏

大庭氏

其膺錄也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亦曰朱頹氏

栗陸氏

其爲政也敖愎自用民始携叛其臣東里子諫而被殺天下益貳栗陸遂亡

驪連氏

亦曰昆連氏

渾沌氏

亦曰混敦氏

赫胥氏

其爲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飢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

尊盧氏

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革天下之故而世用寧治居巍臺之陽

昊英氏

其居位也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盖衣薪之代也又曰子英氏

有巢氏

昔在上古人多禽獸之難聖人教之巢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顛有聖人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螟塗茨翳以違其禍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是曰古皇盖屋廬之始也

音釋 編槿而廬槿居忍切木名廬陵如切舍也緝藋而扉藋杜弔切草名扉芳微切户扉也螟塗茨翳螟莫歷切湿泥也塗同都切抹之也茨疾資切茅茨也翳於計切障之也

朱襄氏

其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定群生而天下治又曰子襄氏

葛天氏

其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

陰康氏

其時水瀆不疏陰凝而易閟人鬱于內腠理墆著而多重腿陰康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治于華原

音釋 陰凝而易閟凝急陵切結也聚也閟兵媚切閉也幽也腠理墆著而多重腿腠千侯切膚理也

墆徒計徒結二切隱蔽貌腿未詳音義【治下華原】按一統志華原邑名秦爲內史地漢置華原縣元省入耀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考證】世傳伏羲之後凡十五氏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況太昊命官而十五氏多預焉則是皆佐伏羲爲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君一方以理民如後世諸侯之國耶○按此亦以大易繫辭包羲氏沒神農氏作而言耳

共工氏

太昊之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俶亂天常竊保冀方自謂水德乃以水紀官師虞干湛樂淫泆其身欲壅防百川隳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媧氏戮之共工氏遂亡【音釋】俶亂天常【俶】尺竹切始也天常即五常也【隳】高堙卑【隳】呼回切毀也本作墮堙伊真切塞也

【總論】【定宇陳氏曰】易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則而書之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蓋非特爲萬世文字之祖實開物成務之學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史論】【靜軒周氏曰】八卦既畫書契始成罷結繩之政明吉凶之理由是政事益明吉凶已判此固聖人憂天下之大經大法也然而夫婦有別綱常有叙而教化可明胡文定公曰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原治國之首務也上古之時男女無別夫婦苟合瀆禮亂倫伏羲有見於此乃制嫁娶之儀以儷皮爲禮正其姓氏通其媒妁淫奔之事氷消苟合之風瓦解天下之爲男女者始知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終身

不能求通而鑽穴相窺踰墻相從之事少沮矣雖然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自三代之時未免有鶉奔之失故詩三百篇存而弗削欲以警乎後世也柰之何禮義乖違廉耻道喪近代以來淫風荐盛有夫未亡而與人私通夫已亡而改容再嫁求其斷臂剔目以示信者百無一二嗚呼世有古今心無古今上古此人心也中古此人心也近世亦此人心也古今人心安有異乎所以然者私欲之心勝天理之心亡得乎此則失乎彼耳人心至明豈可不知從一而終之道哉

辨疑 雪航膚見曰 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以愚膚見不周山既云天柱必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又若女媧補天之說尤甚謬也若夫宮室之破漏器物之毀缺衣服之破壞冠履之弊穿皆可補之至若天以輕清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遥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鍊石以補之乎且天乃一元之氣恢恢浩浩覆幬無垠從何處以補之耶此蓋列子寓言之妄與其斷鼇足以立四極聚灰以止滔水皆虛謬之辭漢晉帝北朝儒者宗其文辭以爲實事蓋弗窮其理也觀者不可不察

炎帝神農氏

少典氏之君娶于有蟜氏之女曰安登生二子焉長曰石年育于姜水故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又號烈山氏亦曰連山氏其初國伊維國耆合而稱之故又號曰伊耆氏

音釋 育于姜水 育養也按一統志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有蟜氏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即此其起本於烈山 烈當作厲按一統志厲山在德安府隨州城東北百八十里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註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西漢志註隨故厲國也皇甫謐云今隨之厲鄉荊州記山有二穴云是神農所生遂即此地爲神農社常年祀之

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

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教民執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音釋 斲木爲耜也耜詳子切田器所以起土者揉忍尤切左傳注夭死曰札

尤切調順也耒耜之柄也無夭札之患夭伊鳥切短折也札側八切

始爲日中之市

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于國日中爲市廛呈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音釋 列廛于國日中爲市廛呈延切市中空地一曰居也

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

說文一廛坐一家之居也易居貨之所也又貿易曰市

以火紀官

因火德王故以火紀官爲火師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夏官爲鶉火 廣韻鶉火星名其次在巳楚之分野楚辭惜誓篇晦庵集註南方七宿曰鶉首鶉尾鶉火蓋鶉鳥無尾故以翼爲尾云

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茶鄉

炎帝之世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脩厥德夙沙氏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從其化也○帝傳八世至榆罔而亡

音釋 崩于長沙

之茶鄉 長沙地名按一統志本禹貢荆州之域周爲長沙地秦置長沙郡漢爲長沙國唐爲長沙府本朝因之屬湖廣道茶鄉亦地名在長沙府城南四百八十里漢置茶陵縣宋置茶陵軍元陞爲州本朝復爲縣屬長沙府南至交趾交趾地名按一統志古南交之地秦屬象郡漢置交趾郡唐爲安南都護府元爲安南國本朝因之置府縣於其閒厥後寇孽黎利攻劫郡邑朝廷封之黎利來降詔封安南王至今朝貢不絕北至幽

都幽都地名按一統志禹貢冀州之域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即此漢爲涿郡唐爲幽州元爲大興府　本朝改爲順天府兖北直隸東至旸谷淮南子曰旸谷日出之所西至三危三危山名按一統志在沙州城東南二十里其山三峯峭絶因名舜竄三苗于此今屬陝西行都司

帝臨魁

神農氏納莽氷氏之女曰聽詼生臨魁是爲炎帝在位八十年子承立

帝承

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子明立

帝明

帝承之子在位四十九年子宜立

帝宜

帝明之子又曰帝直在位四十五年子來立

帝來

帝宜之子亦曰帝克在位四十八年子褭立

帝褭

帝來之子又曰帝居在位四十三年帝褭生節葴節葴生克及戲節葴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榆罔立

帝榆罔

帝褭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爲政束急務乘人而鬬其捷於是諸侯携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實懋聖德諸侯歸之帝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于路神農氏遂亡

○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爲稷有子曰慶甲或云嘗嗣炎帝云○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器術器生勾龍爲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

之以配社勾龍生垂垂爲堯共工寔生伯夷封于呂爲舜四岳其後呂尚周封於齊

音釋 諸侯攜貳廣韻攜貳離心也居于涿鹿涿鹿山名按一統志在直隸保安州城西南九十里一名獨鹿山涿水出焉黃帝誅蚩尤於涿鹿即此降封帝于潞降猶貶也潞邑名按一統志禹貢冀州之域商爲黎國周爲赤狄潞子國後周置潞州唐以後仍舊本朝因之以上黨縣省入屬山西道播種五穀播補過切布也種之仲切蓺也夏煚云五穀者黍稷稻菽麥也垂爲共工書注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爲舜四岳書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史論 靜軒周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立國以行保民之政也自三皇訖籙五帝迭興民物雖夥代有制作然而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自若也炎帝初王天下即興憂民之心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樹蓺五穀躬親畎畝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農事興矣然天時寒燠不常黎民疾病難免須仗藥石庶幾延生殊不知草木有寒溫平熱之性君臣佐使之義炎帝始味其滋察其性分寒溫平熱爲四等辨君臣佐使爲二區一日之間逢毒十二皆能化之而無侵害由是方書以興醫道以立民有疾疢皆可療治炎帝憂世救民之功用何其切哉夫以五穀既樹而民食已足藥石既攻而民生已賴斯世斯民熙熙然咸樂於春臺之中仁壽之域澤及當時恩垂萬世至於今尚賴帝無窮之德是知聖人一心即天地其洪纖高下飛潛動植無一物不遂其生育之成無一民不遂其長養之性一至公至仁之心也天即聖人也聖人即天也夫何間然之有

總論 雪航膚見曰按太易繫辭有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先正謂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始於此矣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之耕日中爲市以教天下之民嘗百草治醫藥以濟人之疾後世醫農商技所由而興斯民生養之道畧備於此時也著外紀者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殊不知天地開闢自盤占之後有天地人三皇氏兄弟相繼而立凡一百五十世

合四萬五千六百年當此混茫之時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顧乃有此怪異之貌乎史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神農在位一百四十年當時天下諸侯比面而朝咸遵其制度稟其命令也豈有蛇身牛首之怪異者坐天位之上主宰天下乎此不足信也明矣

黃帝有熊氏

初神農氏母弟世嗣少典氏爲諸侯帝榆罔之代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身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聰明國于有熊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爲姓

音釋 黃帝有熊氏索隱云按有土德之瑞土名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歟也號有熊氏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世嗣少典氏爲諸侯國號非人名也

又按國語云少典娶有蟜氏女而生炎帝然則炎帝亦少典氏子炎黃二帝雖則承帝王代紀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豈黃帝經五百餘年而始代炎帝後爲天子乎何其年之長也

又按秦本紀云顓頊氏之裔孫曰女脩吞玄鳥之卵而生大業大業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國號非人名也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賈逵亦以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亦謂其後代子孫而稱爲子是也

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按一統志軒轅丘在開封府新鄭縣境古有熊氏之國黃帝生于此故名索隱曰按皇甫謐云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爲姓都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又以爲號是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姓姬也弱而能言索隱曰弱謂幼弱時也蓋未合能言之時而黃帝即言所以爲神異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幼而珣齊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通矣駟案珣齊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齊速也索隱曰斯文未明今按珣齊皆德也書曰聰明齊聖左傳曰子雖齊聖謂聖德齊肅又按孔子家語及大戴禮並作敳齊一本作慧齊敳慧皆智也太史公採大戴禮而爲此紀今彼文無作珣者史記舊本亦有作濬齊蓋古字假借珣爲濬濬深也義亦並通國于有熊皇甫謐曰有熊地名今河南新鄭是

及炎帝戰于阪泉

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榆罔欲侵陵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蒞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音釋

神農氏衰索隱曰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時即班固所謂參虛皇甫謐是也習用干戈以征不享釋文云干年拾遺記曰伏羲造干戈以餙武此習用干戈以征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五氣王肅曰五氣春甲乙木氣夏丙丁火氣之屬是也蒞臨也教熊羆貔貅貙虎索隱云蒞音藝種也樹也五種即五穀也種朱用反撫萬民度四方王肅曰度四方而安撫也教熊羆貔貅貙虎廣韻云熊似豕而黃白色羆似熊而黃白色貔似豹而小頭庳腳黑色貅似熊而黃白色貙似狸而白色虎火五切西方猛獸也爾雅曰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周禮有服不氏掌教擾猛獸氏掌教擾猛獸即古服牛乘馬亦其類也及帝戰於阪泉之野春秋傳曰我所欲曰及故戰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歟馬服虔曰

阪泉地名在上谷郡

誅蚩尤于涿鹿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于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之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于空桑炎帝遜居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戰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

音釋

兼并諸侯慈湖王氏曰兼并謂大家兼後小民富者諸侯爵名賤者以射選賢射古者以射觀德中者獲封爵故因謂之諸侯周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不廷方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此蓋因物命名因名取義轉相明也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陳皥曰霧者陰陽蒙昌之氣蚩尤能爲之以昏迷軍士作指南車陳祥道曰指南車上有樓四角刻木爲龍又刻仙人於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軒轅用之以定四方示軍士也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亦通擒蚩尤戰于中冀擒捉也戰殺

之也索隱曰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凶梨之谷按一統志蚩尤墓在兗州府壽張縣治東北又鉅野縣東北九里亦有蚩尤有髀冢世傳黃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身躰異處故別塟焉

諸侯尊爲黃帝代神農氏以治天下

軒轅自涿鹿還諸侯咸尊爲天子以代神農氏因其有土德之瑞故號曰黃帝

以雲紀官

帝初受命適有雲瑞乃以雲名官爲雲師

立六相

帝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劉恕外紀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爲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

音釋

祝融辨乎南方故爲司徒祝融注見前篇司徒官名書周官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注地官卿主國教化敷五倫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此職掌如此大封辨乎西方故爲司馬大封黃帝臣名司馬官名書周官篇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注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軍政莫急於馬政故以司馬名官后土辨乎北方故爲李后土黃帝臣名齊職儀曰李古官也管子曰黃帝得后土辨于四方使爲李春秋元命包曰堯爲天子得皐陶聘爲大理舜時爲士師韓詩外傳有晉文公使李離爲大理劉向新序楚平王以伍奢爲大理大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爲廷尉漢初因之至景帝中元中更名大理蓋復古號也孟洗錦帶前書載三代法官之名則曰虞曰士夏曰大理也

立占天之官

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臾蓲占星鬬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

音釋

帝既受河圖翰墨全書曰黃帝之時夢見兩龍授圖乃齋

戒往河求之忽有大魚泝流而上負圖而進帝跪授之圖見蔡氏書傳乃設靈臺設立也事物紀原云黃帝置靈臺以爲測候之所唐改太史爲司天監掌天文歷數風雲氣色其小吏有靈臺郎時乾元元年也

命大撓作甲子

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

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蓲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歛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巳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宝鼎冕侯問於鬼臾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科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於是時運而辰從矣

音釋

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事物紀原云蓋天即渾天儀也高陽氏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是渾儀始于高陽氏矣蔡氏書傳曰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躰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侯臺銅儀則其法也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躰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彊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綜六術以定氣運綜猶總也六術者謂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隸首作筭數大撓作甲子也氣運注見下篇五氣五運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者數之也薛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

推之故曰迎日也索隱曰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下文云於是迎日推策則是神策者神蓍也黃帝得神蓍遂因以推筭曆數於是乃逆知節氣與日辰之將來故曰迎日推策迎日也

命隸首作數

帝命隸首定數以索其差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

音釋 隸首作數 隸首黃帝臣名數謂筭數

律即律呂也記陽氣之初者即九章筭法也律度量衡之律詳見下文明堂位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正義曰度者分寸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斛而五量嘉矣衡即權衡也王幼學云權重衡平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權與物鈞同而生衡所以知物之輕重也

命伶倫造律

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凰鳳凰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冶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推律歷之數起消息正閏餘

音釋 命伶倫造律 伶倫黃帝臣

帝臣名按律呂志云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制十二筒以象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呂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陰律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位自黃鍾之律數八至林鍾林鍾數八至太簇太簇數八至南呂南呂數八至姑洗姑洗數八至應鍾應鍾數八至雞賓而復始也以爲黃鍾之宮律曆志云黃者

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於黃泉萬物滋萌於子而黃鍾子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制十二筩按律曆志其一曰黃鍾之筩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其二曰大呂之筩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其三曰太簇之筩長八寸積實七百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其四曰夾鍾之筩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分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其五曰姑洗之筩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其六曰仲呂之筩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分二釐二分損一下生黃鍾其七曰蕤賓之筩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其八曰林鍾之筩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其九曰夷則之筩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積實五百五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十曰南呂之筩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分積實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其十一曰無射之筩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其十二曰應鍾之筩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圍九分積實四百廿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六律六呂

東匯澤陳氏曰六律陽聲黃鍾子太簇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六呂陰聲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簇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是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是也各依此推之可見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從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

倣此林鍾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命榮猨作十二鍾

帝命榮猨鑄十二鍾協月筩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

音釋 榮猨黃帝臣名猨于元切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

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道其和中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

音釋 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楬豫章熊氏曰雲門大卷俱樂名黃帝所作言其德象雲氣出入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也椌驅羊切柷也楬丘瞎切敔也俱樂器鄭玄曰柷狀如漆桶中有椎連底動之合左右擊以起樂者敔狀如伏虎脊有廿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戛之以止樂亦作圉

命曰咸池

樂書曰咸池樂名黃帝所作堯修而用之言其德象池水周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也

作冕旒正衣裳

帝作冕垂旒充纊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視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衮冕衣裳之制興

音釋 作冕旒說文曰冕冠有旒也旒垂玉也釋名云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旒垂玉過目所以蔽明也周禮玉五冕圖云衮冕十二旒以則天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輿服志云冕昏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旁觀翬翟草木之華

旁猶側也翬呼回切飛舉貌翟徒的切山雉也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又翬衣后服也禮記作褘當爲讀如翬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服以爲飾因以爲名按周禮王后六服圖有褘衣榆狄闕狄釋云褘當爲翬即翬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不異祭先王則后服褘衣以從之榆當爲搖狄當爲翟則搖雉其色青也上二翟並刻繒爲雉形而五采畫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也闕與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刻繒爲雉形不畫之故名闕狄或以無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群小祀則服之褘于歸

反於是衮冕衣服之制興說文衮龍衣事始曰黃帝作畫象日月星辰于衣上以似天故有裳龍之頌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衮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周登日月于太常九章而已餘五服俱周制也通典曰上古衣毛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爲上以制衣後知爲下以制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曰黃帝臣呂氏春秋亦云淮南子曰伯余初作衣許慎注云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世本又云伯余制衣裳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椎紀四始教人食鳥獸衣其皮毛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黃帝始垂衣裳

作器用

帝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

音釋 揮作弓夷牟作矢太白陰經曰庖犧氏弦木爲弓剡木爲矢易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制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山海經曰少昊生般始制弓矢世本又曰牟夷作矢揮作弓宋衷云牟夷揮皆黃帝臣也郭璞曰弓矢一器而作者兩人於理可疑以般爲是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唐樂志云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也王幼學曰鼓吹音律管熏之樂也本北狄馬上之聲漢以後以爲鼓吹亦軍中樂於馬上奏之唐制鼓吹有五部吹音尺僞反鐃尼交切如鈴無舌有秉周禮以金鐃止鼓也角吹器也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像通禮義纂曰蚩尤師蜩蜩與黃帝戰帝命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肇于黃帝氏也谷儉角賦夫角蓋黃帝會群臣于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爲軍容也鞞逋眉切唐韻曰鼙騎上鼓鼙裨也裨助鼓節亦作鞞今軍行馬上所擊是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制鼓鼙以當雷霆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呂氏春秋曰帝警令倕作鼙鼓之樂又云倕作鞞以節鼓也鉦之盈切內傳曰玄女請帝鑄鉦鐃以擬雹之声之銅鑼是其遺制也

作舟車

帝命共鼓化狐刳木爲舟揖以濟不通邑夷法
斗之周旋魁方枸直以規矩方圓以別白黑
車制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天下利矣

音釋 作舟車淮南子曰見窾木浮而知爲舟呂氏春秋曰窾木浮

音調作物理論曰化狐作舟舋子曰工倕作山海經曰
崙虞作東晉發蒙記曰伯益作世本曰共鼓化狐作註
云並黃帝之臣也拾遺記曰軒皇變東桴以造舟揖黃
帝內傳帝既斬蚩尤乃刳木爲舟刳木爲楫盖以黃帝
舟刳木爲楫易繫辭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使民宜之易其是之謂乎蓬轉而知爲車又淮南子說山訓曰見飛
輪訓曰古者宵檐背負之勤而爲之刳木爲車剡木爲楫
之刻輪運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通典曰上古
聖人觀蓬轉而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後爲之輿上古
輪相承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此車之始也世
本曰奚仲造車山海經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
始以木爲車郭璞注云世本曰奚仲造車此云吉光明
其父子創意也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
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今按繫辭言黃帝服牛乘馬
引重致遠盖取諸隨是則車造自黃帝始奚仲但改制
之妙也刳木爲楫刳空胡切虛其中也剡以
舟切削也楫音集說文所以進舟者亦作檝作大輟說
文云大輟玉輟也天子杞天所乘輟本作路陸佃云天
子五輅其玉輅一曰大輅言於金輅爲大賈逵曰謂之
路路言行也

作合宮

帝廣宮室之制遂作合宮杞上帝接萬靈而敷教焉

音釋 廣宮室之制蘇氏演義云宮中也言處都邑之中也又曰宮方也爲宮必以雉堞方正也風俗通曰室其外也宮其內也易曰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黃帝也白虎通曰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

作貨幣

帝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爲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

音釋 范金爲貨范房啖切以模鑄金也禮記范金合土貨布帛曰賄廣韻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從化制金刀貨志貨寶於金利於刀故曰金刀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莽造錯刀盖身形如刀以黃

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

作內經

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祭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經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

音釋

察五氣五氣謂五行之氣即所謂濕凉寒燥温是也立五運五運謂甲己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西陵氏之女嫘祖爲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皺之患後世祀爲先蠶

音釋

無皺寡之患皺七旬切敝也寡涉王切寒瘍也趙克國傳寡墮之患顏師古曰因寒寡而墮指也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帝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旗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正營國邑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人宅井一爲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

音釋

披語誠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索隱曰披音如字謂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廣音詖恐稍紆也西至于崆峒按一統志崆峒山名在陝西肅州衛城東南六十里舊爲嶓冢縣史記黃帝披山通道西至崆峒謂此北逐葷粥匈奴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曰匈奴別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薰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合符釜山符信也契也說文符之爲言扶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古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後世詐僞蜂起以竹易得之物不足爲之防於是有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漢文

帝初與郎國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長六寸第一至五國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乃聽受之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旁鐫篆書亦一至五出入徵發用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顏師古曰與郡國爲符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冤符其後改爲銅魚木契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索隱曰合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猶禹會諸侯於塗山然也又按郭子橫洞冥記稱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堯符有赤雲之類蓋黃帝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於釜山也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正義云上監去声下監平声則地著而數詳地著猶言土著也著直畧切謂著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比也

屈軼生于庭鳳皇巢于閣麒麟遊于囿

帝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是民不習僞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裔夷之人罔不來享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郊囿焉

音釋

幽明之占東萊吕氏曰正義云幽陰明陽也占數也言陰陽五行黃帝占數而知之此文見大戴禮存亡之難索隱曰存亡猶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詞則曰難又上文有死生之說故此云存亡之難所以韓非著書有說林說難也時播百穀草木句絕王肅曰時是也播種之也淳化鳥獸蟲蛾索隱曰蛾音牛綺反一作象象言淳化廣被及之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徐廣曰波一作沃索隱曰旁非一方羅廣布也今按大戴禮作歷離七即羅也言帝德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謂日月揚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廣被也物無疵厲疵疾資切病也厲鬼疫也

在位百年崩于荊山之陽

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崩焉年百十有一歲葬橋山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

而廟祀之帥諸侯群臣歲時朝焉

音釋 採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荊山之陽按一統志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西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夷狄一在中國皆黃帝所嘗游首山其一也或謂黃帝陵墓於首山者荊山在河南府閿鄉縣南二十五里近有鑄鼎原昔軒轅采首山之銅鑄鼎於此 橋山在延安府中部縣北下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橋故名

帝子二十有五人

帝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嫘祖生昌意玄囂龍苗二妃方纍氏之女曰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之女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其衆姜之子十六人總四妃之子爲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祁巳滕箴任荀嬉姞儇依二嬀二酉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或云休嬉姓黃帝之崩諸侯尊休爲帝號有鴻氏無思無爲不慮不圖而臻至治在位四十七年而崩葬于雍有子曰白民氏曰嘻嘻生李格格生帝鬯白民銷姓降居于夷其別子曰縉雲氏不才子

音釋 嫘祖嫘力追切玄囂囂曉平聲

得姓者十有四人生人以來得姓之始實由於此葬于雍雍地名按一統志禹貢雍州之域周爲召穆公采邑秦置雍縣漢屬右扶風唐改曰鳳翔縣 本朝因之屬鳳翔府有弟曰饕餮饕餮他刀切貪財也餮食也是爲北狄之祖狄北方之夷也陳骏曰金元之祖起於沙漠出在北方自稱爲黃帝之後吾不知其然否此云是爲北狄之祖似乎有所據矣

總論

雙湖胡氏曰羲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也其風猶爲朴畧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汚樽抔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用利雖以枚舉駸駸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善乎胡氏之論曰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德澤流天下至于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僊

術騎龍升天者真妖妄矣旨哉言乎

史論 靜軒周氏曰炎帝之時五穀既樹矣筭數猶未作也藥石既興矣律呂猶未造也筭數未作則民會計之不精律呂未造則民五音之不正黃帝命隸首以作筭數命伶倫以造律呂由是金鍾已鑄月筩已協不惟和五音然又立天時正人位焉夫以音律雖明禮樂未制遂作咸池之樂製冕旒之冠天之正色玄也作衣以象之地之正色黃也作裳以象之衣服冠冕粲然有章音律大樂秩然有叙可以祀郊廟可以享百僚矣蓋水中之行非舟楫則不通也帝乃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焉陸中之行非車輅則不達也帝乃圜木爲車斲木爲輅以行四方焉音樂既備而上帝猶未祀也器用既周而百靈猶未接也帝遂作爲宮室于以祀上帝于以接萬靈則神依人而血食人享神而有所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有如是哉嗚呼一代聖王維天立極而爲萬世之師法足以淑諸人而傳諸後嵬嵬功德安可以企及耶

少昊金天氏

名摯姓已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感火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帝黃帝之世降居江水邑于窮桑故號窮桑氏國于青陽因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云黃帝之子清是爲青陽氏娶于類氏之女曰皇娥生摯于河之湄

音釋 降居江水索隱曰降下也言帝子爲諸侯降居江水而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南過邛都又東北至朱提縣爲盧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邑于窮桑窮桑地名按一統志在兗州府魯城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即此處國于青陽青陽地名未詳出處索隱曰玄囂帝嚳之祖按皇甫謐及宋衷皆云玄囂青陽即少昊也今此紀下云玄囂不得在帝位則太史公意青陽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囂是爲青陽當是誤也謂二人皆黃帝並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誤以玄囂青陽爲一人耳宋衷又云玄囂青陽是爲少昊斷黃帝位者而史不叙蓋少昊金德王非五運之次故叙五帝不數之也故曰少昊陳殷曰少昊以金德王位在西方象晚日

之明故號少
昊金天氏也

都于曲阜○以鳥紀官

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雎鳩氏司徒也祝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九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

音釋
鳳鳥適至說文云鳳崙禽

作大淵之樂

帝之御世也諸福之物畢至爰書鸞鳳立趡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風作大淵之樂以諧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淵

在位八十四年崩

壽百歲葬于雲陽故後世又曰雲陽氏○帝元妃生倍伐降處緡淵次妃生般底爲弓正是制弓矢主祝弧星封于丹城有子曰昧爲玄冥師于高陽之世少昊別子四人曰重該脩熙其不才子曰窮奇

音釋
葬于雲陽

雲陽地名未詳出處按一統志少昊陵在兗州曲阜縣東北二里軒轅陵之東前有石壇石像又有八卦石奩歲祭祀則設祭器于上

總論

五峯胡氏曰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矧漢以來聖學絶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苟且僥倖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矣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斯民爲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刑賞之本在下者安焉不復知正身脩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既移孰能不外餙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伏節死義以三綱爲已任臨事不苟免乎

史論

靜軒周氏曰嗚呼此姦臣僭叛異端簒試之始天道爲之小變矣夫以泰極而否盛極而衰固

天連稽環之數也是時九黎亂拂天常不遵王命而爲萬世亂臣賊子之魁榮其罪可勝誅乎少昊衰微弗克弔伐謂之何哉由是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或以惟家爲巫史民瀆于祀天地爲之晦宜山川爲之崩竭變禮義之俗而爲鬼魅之鄉矣雖然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自然之理也天下者如人之一身元氣固則百邪不能入元氣既衰邪氣由之而入焉今九黎亂德民感神惟皆少昊有以懲之也先正有曰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自然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心仁愛人君信有之矣少昊溺於宴安不能反身脩德九黎之亂德固自若也天下之神惟固自如也夫以少昊之時去古未遠朴畧之風尚在淳厚之俗未亡而有亂德神惟之事者不惟天道小變是亦人君失德也俾吾身之元氣既正則外感之百邪何從而入哉有天下之寄者不可不作事謀始吁

顓頊高陽氏

姬姓祖曰黃帝父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僕是爲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生帝于若水年十歲佐少昊年二十即帝位以水德紹金天氏政初國高陽故號高陽氏○或云昌意娶昌僕生乾荒乾荒娶于母家曰女樞寔生顓頊

音釋 顓頊高陽氏索隱曰宋衷云顓頊名高陽有天下號也陳殼曰高陽蓋顓頊所興之地名因以爲氏或謂開封府杞縣是也顓音專旭生帝于若水若水注見前篇江水

都于帝丘

音釋 皇甫謐曰帝丘地名今東郡濮陽是也按一統志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有帝丘城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又開州城東二十五里有顓頊城蓋顓頊古都也又臨河廢縣東北三里亦有顓頊城未知孰是

命五官

顓帝之世不能紀遠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以少昊之四子重該脩熙寔能金木及水乃俾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炎帝之孫爲火正曰祝融是謂五官

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

古者民神異業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下祀嘉生不祥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民用安生

音釋 九黎亂德 正義云黎氏九人當時之諸侯作亂者 民神雜揉不可方物 陳殷曰雜揉混處也方猶分辨也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南正北正並官名楊子法言重黎篇重黎人名重少昊子勾芒也黎顓頊子祝融也司主也屬神謂明其祭祀之禮以聯屬之也屬民謂明其綱常之道以聯屬之也 無相侵瀆 瀆猶褻也言神不侵民而民不瀆神也

以斗杓建寅之月爲歷元

帝作歷以孟春之月爲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爲歷宗也

音釋 會于天歷營室 營室天之宿名

作承雲之樂

帝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效珎於是鑄爲之鍾作五基六英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朝群侯名曰承雲

音釋 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 按群書備數云八風謂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是也圭水曲未詳其義

在位七十八年崩

帝淨淵而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年九十一而崩葬濮陽帝娶鄒屠氏之女生駱明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又娶勝濆氏之女生卷章庶子曰窮蟬其不才子曰檮杌自蒼舒至叔達所謂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者也○駱明姒姓生伯鯀鯀生禹是爲夏后氏○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曰樊曰惠

連曰錢鏗曰會人曰曹姓曰季連樊封于昆吾籛鏗封于彭是爲彭祖其孫元哲封于韋是爲豕韋昆吾豕韋當夏之世代爲侯伯季連羊姓其後爲楚○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是爲有虞氏或曰敬康之先國于虞非顓帝之裔也○顓帝之裔孫曰女脩生大業大業之妻曰女莘生大費是爲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舜賜姓嬴氏禹薦于天者其長子曰大廉其後爲秦爲趙

音釋 養財以任地索隱曰言能養財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載時以象天索隱曰載行也言行四時以象天大戴禮作履時以象天履亦踐而行也依鬼神以制義索隱曰鬼神聰明正有當盡心敬事因制尊卑之義故禮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是也治氣以教化索隱曰謂理四時五形之氣以教化萬人也北至于幽陵幽陵地名注見前篇幽都南至交趾交趾地名注見前篇西至流沙流沙河名即弱水也按一統志在陝西甘州衛城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莎界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按西域傳弱水在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百餘日方至其地疑別有所謂弱水也杜佑云流沙河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東至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名曰蟠木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曰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塟濮陽濮陽地名按一統志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爲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遷都此地漢置鄄城縣晉置濮陽郡隋置濮州唐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東昌府又按東昌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高陽氏陵前有聖水井旱禱輒應舊有壇廟久廢惟祈雨禱雪感應碑尚存樊封于昆吾昆吾地名按一統志在開州城東二十五里古顓頊城內相傳爲夏昆吾氏所築夏昆吾五伯之一籛鏗封于彭是爲彭祖按一統志籛鏗古陸終氏第三子彭祖也自堯歷夏殷封于大彭周衰始浮遊四方晚入蜀抵武陽留家焉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三代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彭地名按一統志本禹貢徐州之域本古太彭氏郭秦置彭城縣漢置徐州晉宋以後俱仍舊 本朝因之直隸京師封爲韋是爲豕韋韋地名按一統志禹貢冀州之域本古豕韋氏之國春秋爲衛地晉爲濮陽國地唐爲滑州宋金元仍舊 本朝改爲滑縣屬大明府

史論 靜軒周氏曰民心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故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是知天下之治亂由君德之賢否也史稱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爲之雜揉矣顓頊繼體承祧奮發中興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通天無相侵瀆向之民惑於怔今怔不民懼也向之民懼於神今神不民懼也向之民惑於怔今則稽首而歸命焉殆見神人自是而不離萬物自是而有序斯民自是而安生矣五帝以來歷法未正帝乃以孟春之月爲元冰凍始泮蟄虫始發是謂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夫以少昊之民即顓頊之民顓頊之位即少昊之位地不改闢民不改聚上之一心邪正而民從違之間捷於影響由上之德有以使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人君一念之善足以召乎禎祥一念之不善足以致乎災異是以兢兢業業罔敢怠荒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豐亨豫大之態不萌於心胷之間亦何亡國敗家之有哉

帝嚳高辛氏

名夋姓姬祖曰少昊父曰橋極生而神靈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高陽高辛氏

音釋

帝嚳高辛氏

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

都于亳

音釋

都于亳

十五里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鄭玄曰亳今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曰濟陰亳縣杜預曰梁國蒙縣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即今寧陵縣葛鄉亳乃今穀熟縣也蒙爲北亳即景亳湯受命之地穀熟爲南亳湯所都偃師爲西亳即盤庚所徙書立政所謂三亳是也古書亡滅未知孰得其實

按一統志亳城在歸德府城東南四

作九招之樂

帝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

在位七十年崩

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既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帝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棄爲舜后稷其後爲周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爲舜司徒其後爲商三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爲陶唐氏四妃娥皇氏曰常儀生摯帝子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亮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不才子曰實沈閼伯

音釋 歷日月而迎送之 東萊呂氏曰正義云言作歷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過而送之即迎日推策是也 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史記索隱曰郁郁猶穆穆也嶷嶷德高也 嶷鄂力反 其動也時其服也 士索隱曰舉動應天時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帝嚳曰即尚書允執厥中是也 墟頓丘 水旁徧字一作伊索隱曰墟頓丘地名按一統志頓丘城在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即此亦謂之陰安古城漢置頓丘郡五代晉置德清軍宋省入清豐屬大名府今滑縣東北七十里有帝嚳陵在焉

子摯即天子位九年而廢

帝嚳崩摯嗣立荒淫無度不脩善政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總論

五峯胡氏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若履天帝之武而敏歆其祀於是有子不可謂惟而諸儒不悟感可知也至於讖諱之書謂慶都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生子則無是理矣是以載其事而削其詞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史論

靜軒周氏曰聖人應昌期而生扶輿之精孕之山川之英毓之河海之秀鍾之五行範其體萬

善羅其躬固有禎祥之兆矣然不過乎氣化形化之理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豈上帝悅其禋祀而錫之以嗣乎此猶可信者至若慶都有赤龍之祥而生堯簡狄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嫘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神而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之祥而生顓頊嗚呼有是理乎無是理乎不得不辨以祛童蒙之惑也夫以父天母地而謂之天子天子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亦異於常人赤龍鱗虵耳何必其祥而後生飛鷰羽虵耳何必其瑞而後育迨虹臨華渚之神尤其怪誕安有人之一身可與鬼神交感而孕畜耶其瑾光貫月容或有之矣蓋窮理儒者之要道也理不明則物不格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則邪媚得以搖吾天德之剛異端得以奪吾浩然之氣是謂儒名而墨行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固當時記載傳疑之失不足深信也君子其諒之

帝堯陶唐氏

姓伊祁名放勳帝嚳之子以火德王天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年以子丹朱不肖乃遜位於舜詳見金氏通鑑

前編

總論

豐湖胡氏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脩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發之大學八條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爲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鉅乎仲尼祖述堯舜韓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即此是也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耳

總論

勿軒熊氏曰洪荒之世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固未有度數之分黃帝顓頊雖云造歷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

歲分爲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又分爲三百六十日因其氣盈朔虛又爲置閏以應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矣質疑爲地者亦不過茫茫一塊土耳固未有疆理之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壄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其能治水者以極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冀壺口龍門等處此蓋混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導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徐揚之下流而荆豫梁雍以次底績厥成五服自甸侯至綏而封建之制以立咸則三壤自畎澮至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可得而平矣自羲農黃帝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駸開勍制立法維其時也五典敦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禮樂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蓋萬世之功也

總論

雲航膚見曰自天地開闢至帝堯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駸開人物駸著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此論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德之至盛上下與天地同流又豈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甚謬也夫日在天距地萬里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萬里之日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爲帝堯大舜詎爲此乎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此言出于外書鴻烈解作史君子收于外紀中始若莊列之言也豈可以爲實事耶

總論

古史通畧曰唐堯之德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允恭克遜光被四表而又克明峻德以睦九族之親平章百姓以致昭明之效協和萬邦以成時雍之化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而步占夫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明示以析因夷隩其爲治之道有序如此至於嘉言罔伏野無遺賢則有以合天下之善諫鼓之立謗木之設則有以來天下之諫衢室之訪下民之問則有以通天下之情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而其儉可

知也不啻無告不廢困窮而其仁如天也辨共工有滔天之罪聞舜德於側微之際而其智如神也當時之治雖曰庶績咸熙萬邦咸寧而問之在朝在朝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若夫康衢之謳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華封之祝曰壽曰富曰多男子其必有見於此也然堯在位七十載遜而授之於舜以天下與人而能爲天下得人夫豈輕於付托之際哉

史論

靜軒周氏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古有是言也帝堯之心廓然太公非溺愛不明之比故知子之不肖不足以主神器而傳大寶所以求乎賢人焉此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若後世之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皆以禪位爲說者等而上之何啻霄壤而遜庭之乎迨夫妻堯二女攝堯天下無驕色無喜容雍雍黙黙躬脩德化不聆乎枉席之私情不溺乎房幃之偏愛二女頃心樂從皆執婦道以帝女而下嫁匹夫以天子而下友庶人不妬忌不驕矜何德如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大綱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舜能盡夫婦之道二女能脩夫婦之德近而家庭夫婦之道黯然也遠而天下夫婦之道繫然也自非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則二女必有爭長之心大舜必有偏愛之意而夫妻必有反目之嫌也若漢光武之廢郭后唐高宗之廢王后宋仁宗之廢郭后哲宗之廢孟后皆由君德不剛以致三綱頹敗君不君而臣不臣夫不夫而婦不婦天下自是而傾覆矣何以君臨天下而主宰群辟辟哉

帝舜有虞氏

姓姚名重華顓頊五世孫受堯禪以火德王天下都蒲坂在位五十年遜于禹詳見金氏通鑑

總論

雙湖胡氏曰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蓋以中之爲道汨於人心之危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信能執乎此中則天下之大以之傳子者亦此中也推之而爲湯武之放伐亦不外乎此中也此舜所以別白人心道心之危微而且誨之以精一用工之要者其慮

至深遠矣吁精者明也即堯之所謂明德一者誠也即堯之所謂欽敬此十六字之傳爲萬世心學之要也

總論 五峯胡氏曰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於一時興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戎狄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蟠據中華名山巍峯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毀群倫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植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慮可悲之甚矣

總論 古史通畧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雖有大智之資而好問好察邇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故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業業而致孝孳孳而爲善由是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謹徽五典則五典克從而無違教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而無違事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而無凶人謳歌獄訟歸之而無異辭朝覲會同歸之而無異意迨其既陟帝位也謂奉天之道所當先也故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謂事神之禮所當講也故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四凶未去則去之遠方十六相未舉則舉之在朝四岳之諮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十二牧之咨則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若夫九官之命則命禹以宅百揆命稷以播百穀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垂益分掌虞工之事命夔分典禮樂之職以至納言之官則命龍任之當時設官內外相維敷納以言明試以功則責實之法既嚴於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責成之法尤嚴於終然舜之爲治雖有資於人而實本乎天也咨汝二十有二人則曰欽哉惟時亮天功無曠庶官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則勅五典而使益厚天叙有禮則庸五禮而使益明天命有德而五服之章以示其賞天討有罪而五刑之用以示其罰是以一時之間法度彰禮樂著德洽民心而有司之不犯恩被動植而海隅之

蒼生共惟帝臣內則比屋之可封外則四夷之來王不事詔而萬物成不下席而天下治孔子以爲恭已南面無爲而天下治者此其時也當時大治猶有庶頑讒說之未化苗民負固而不服得以梗聖人之治自常情處之非誅之以嚴刑則必置之於度外而舜不忍爲故其化庶頑也既以納言命龍於先又以納言資禹於後俟以明揆以記而使之知所愧恥格則承否則威而使之有所勸懲必欲其並生斯世咸臻太和而後已其待苗也首遷其君而不服又徙而分其民而不服始命禹以徂征之及徂征之命猶遣而文德之教誕敷卒至於千羽舞於兩階而來格見於七旬則普天之下盡歸泰和之中矣由是功成作樂堂上之樂奏而鳥獸之蹌蹌至於簫韶九成則鳳凰亦爲之來儀至治之應有如此者而君臣之間未嘗以已治自足猶且以保治相勉克艱之戒大禹陳之警戒無虞罔失法度伯益陳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皐陶又陳之至舜之作歌也亦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臣言之而君聽之君唱之而臣和之君臣之間夫豈爲是私憂過計哉蓋當泰之時而審復隍之戒居豫之時而存介石之心聖賢保治於無窮其道固如此也後世孔子稱頌其德不能自已載於魯語則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載於禮記則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曰後世雖有作者弗可及也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甫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舜其孰能如此乎至於季札見舞韶箾者亦曰德至矣功大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於禮記則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又曰後世雖有作者弗可及也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甫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非虞舜其孰能如此乎至於季札見舞韶箾者亦曰德至矣功大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

史論

靜軒周氏曰明君以求言爲急聖學以得賢爲要不求賢則聰明必爲之壅蔽不得賢則政事必爲之紊亂之福也人君之所當重也帝舜以生知安行之聖非學知利行之質不以已之聰明爲聰明而必求人之聰明不以已之賢聖爲賢聖而必求人之賢聖立誹謗之木於國都雖言涉誹謗不罪也豈若後世有誹謗妖言之令乎傳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恭已無爲而天下自治矣禪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氣象何從容也觀其南風之薰可以

解吾民之慍惟恐民之不安生息而致忿怒也南風之時可以阜吾民之財惟恐民之不樂生息而致貧窶也民已安矣而未至聖人不自滿足讌尊而愈光之意可見矣嗚呼視聽求賢自輔而又歌解慍阜財之詩一舉而聽言求賢恤民之事皆在其中宜乎恭已無爲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聖人道大德宏有如是哉

總論　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古深思心知其意固難於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以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以便學者觀焉

總論　劉氏恕曰六經惟春秋及易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仲尼所作詩書仲尼所刪定皆不稱三皇五帝三王易下繫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繼世更王而無三五之數或以包犧至舜爲五帝孔子未嘗道學者不可附會臆說也管子稱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伯孔頴達曰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錄非本書也莊子列子皆寓言誕妄秦漢學者采其文辭論議故競稱三皇五帝而不知古無其人仲尼未嘗道也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堯爲五帝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爲四代其指不通歷世紛紛莫知定論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一

仁山金履祥編

書林歸仁齋重鋟

陶唐氏帝堯

羅氏路史曰堯生於母家伊矣之國後徙耆故曰伊耆氏年十有三佐擊封植受封于陶通鑑外紀曰年十五長十尺受封唐年十六即天子位耆左氏傳作祁漢史曰伊氏

書曰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粵起語若稽追記之辭古崇之也堯名古者世質雖天子不諱其名放大也放勳者總名其德業之大也一曰以如推而放諸之放謂推廣以成其功也聖人亦善推其所爲而已意與下文二章相應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爲堯稱焉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叙堯之德也欽誠敬也明精明也文文理也經緯天地曰文謂其彌綸天地之道倫理明順煥乎其有文章也思言其運量裁處意思周密所謂其智如神也安安舊說止其所

止然二字氣象自別蓋其盛德從容之極難以形容故以安安言之恭讓欽之接於人也謂之允克則其至誠之發貞實氣象又自不同光被四表言其發越覆冒之盛格于上下言其充塞感通之極也史臣敘堯之德而以欽爲首此聖人之心法也允恭以下即四德之推恭讓者欽之發被四表者明文名著格于上下則思之感通也朱子常言聖人之心精明純粹而已則欽明二字已足以盡聖人之德矣而又曰文思陳文蔚曰兼語其用也文者明之用思者欽之用欽明即惟精惟一文思即允執厥中也子王子曰欽明文思猶言仁義禮智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惟明也俊德大學作峻蓋其得乎天而出乎其類者即上文所叙之德也平者和同之章者品節之百姓者帝畿之民昭明則民心風俗之俱新也萬邦諸侯也協考比也如協時月之協皆考比之義和調齊也萬邦諸侯豈無賢庸之不齊聖人朝覲巡省考禮正刑一德黜幽陟明皆所以協和之也黎民黑首之民舉天下生靈之衆也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序聖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感化一則布政施化推而廣之也

甲辰元載

乃命羲和

邵子皇極經世曆係之元年曜鈞曰唐堯即位羲和又東漢志晉志皆引春秋又即位之初政也又按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曆子曰羲近重和近黎韋昭曰即羲氏和氏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二氏也曆紀數之書也言人者所謂堯曆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所謂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儀實始于此上古以來因時作事而曆法蓋未備帝堯始爲曆象之制定其財成輔相之節以授其民遂爲後世常行之準焉朱子曰此所命蓋羲伯和伯羲文分命其仲叔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歲祀泰山伯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

時與土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分命羲仲

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 劉氏云宅南曰交陳氏云宅南交曰明都

平秩南訛 史記索隱作爲 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

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宅度也 蔡灘石

經 作度 朱子云宅古文通曆法以日行度以日出入方 隩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

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道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度也宅嵎夷曰暘谷周禮所謂日東則景多夕多風之地也南交日倖則景短多暑之地也昧谷日西則景長多寒之地也四方地勢不同風氣亦異各有宜也故測候之際因度其所宜爲授時之節所謂平秩東作南訛西成朔易者也易如周官所謂一易再易三易作訛成易皆謂民事各以方異辭耳平秩 史記 依今文作便連言者初分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爲晝夜之分又分揖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二至參之民生析因夷隩而爲四時之政鳥獸孳尾等語則候之物生此曆家七十二候之法所由起也此皆授羲和以作曆之綱要四子分爲四節每節自作訛成易以上分方自日宵永短以下分時

二載 定閏法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有古文作乂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既命羲和曆象又四時推候皆合矣積一朞而天有餘度歲有餘日於是又置閏法而日月氣候始參會今曆家所定章法昉乎此隆古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曆

數既定因時頒政而已他無爲也故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
【朱子書傳曰】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曰三百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五而與初纏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九百九十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今日三百四十分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萬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則餘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五歲在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至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履祥按】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則又爲曆元矣○今立成法率三十二月而置一閏○【朱子曰】按帝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

履祥按帝堯之言天常寬而曆則密後世言天者常密而曆則踈蓋帝堯生知即事洞要其於周天固已知圓奇之妙四分一不足以盡天矣其命羲和不過授之以作曆之綱要如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暮數緊舉全日至於推步度數隨時占候則羲和有司之事帝堯固不必數數然也後世自不足而始爲度度不足而更爲分秒分秒愈多則筭法當愈密矣然久亦未嘗不差也蓋聖人因時制曆雖舉要而不遺後世定曆推天始積分以求密因時制曆則曆與天常相應定曆推天而曆與天常易差無他天圓以動圓故奇動故不測而後世就定法以拘之也然嘗就其說而考之所謂四分度之一也析之二百三十五果若所言則止日四分之一可也何必析爲小分哉太初草創乃以八十一分日之二十分計百三十年而積差二日矣唐一行則四分度之百四十五如此則四分度之一者乃其大約而於四分一之外天舒日縮又餘小分之九也十年則九十分度之一而差一度又餘六分自唐至今皆用之然自開元至實枯五百四十年而差十度則唐曆積

開元大衍曆 又析七分太積八十年而差一度爲三千四十分每歲日餘三十

分雖多及不如晉志之近密也紹興統元曆 漢上朱震典之析一度爲萬分每歲氣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六分七十二秒半而周天則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二分二十五秒又按堯仲春星鳥宋東井二十一度中仲夏星火宋亢七度中仲秋星虛宋斗十一度中仲冬星昴宋壁一度中堯曆以星與日所次至是差四十餘度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斗初漸入東陸後此餘度至景定甲子冬至之日已在牛初漸入東陸後此三千六百年已在東陸又三千六百年過東陸之中又三千六百餘年冬至之日遂行南陸則冬長夏短幾相貿易造化不幾於變乎曰非然也 唐張說一行曆議曰日之所行即爲黃道日差則黃道與之俱差必不至於冬長夏短矣抑後世豈無聖人隨世裁成良太史隨時推移者此固不必長慮也

七載

麒麟遊於藪澤

路史曰

堯在位七年民不作忒鴟又逃於絕域麒麟遊於藪澤則能信於人也

十有二載　巡狩發例于此後不悉書

孔子曰　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註十二載一巡狩也路史註曰杜祐謂十二載巡獄者非

甲子　二十有一載

甲申　四十有一載　虞舜生於諸馮

孟子曰　舜生於諸馮蘇氏古史曰舜生於諸馮之姚墟故爲有姚居於潙汭故爲有嬀履祥按舜生姚墟因生爲姓故爲姚姓居潙汭後世復因居潙而爲嬀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潙汭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潙水源出首山入西河孟子以舜生諸馮爲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猶云東方西方爾故曰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蓋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而說者指齊之歷山濮之雷夏爲舜側微耕漁之地甚者指會稽上虞牛羊村百官渡爲舜所居蓋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也○路史曰其先國于虞始爲虞氏河東虞阪系出虞幕○春秋外傳周太史伯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傳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謂能服事帝朝舜重之以明德○史記曰父瞽瞍盲索隱曰母握登史記據世本敘窮蟬蟜牛者非

五十載　帝遊於康衢

列子曰　堯治天下五十年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書出三代之末尚多傳聞之辭而此語亦自得聖人之意學者稱之今不敢棄○文中子曰堯有衢室之問○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叶入聲胡氏附此歌於九十載間今以類附此

六十載 舜以孝聞

史記曰 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適不失子道孝而慈於弟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歷山今河中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今河中府有雷水出雷首山入河鄭康成謂兗州雷夏澤陶河濱河濱之器皆不苦窳水經曰河水南逕陶城鄄道元註即舜陶處在蒲阪北南去歷山不遠不苦窳言民皆務爲厚正之器不薄惡喝斜也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負夏衛地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胡氏皇王大紀作一遷二遷三遷莊子又有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大紀曰得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

靈甫常輔翼之○淮南子曰當此之時口不說言手不措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謂舜已下階而瞽瞍焚之也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謂舜已出去而瞽瞍塞之也滀水燕談曰今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爲匿空旁出者也其廟名之曰孝感泉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程子曰人情天理於是爲至○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書孟子蓋失之

矣四嶽之薦舜曰烝烝又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齋慄瞽聰亦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

履祥按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也然瞽叟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養養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後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舜見器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耀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徃往爲之以救敗爾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迹而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矣

六十有一載　洪水咨四嶽舉鯀俾乂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四嶽者掌四方方嶽之官古者大事則咨四嶽使詢訪四方之言也方割始爲害也懷山襄陵敘其實也浩浩滔天言其勢也滔天當時方言云爾蒲望皆水而天影其中若滔天然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嶽曰异哉試可乃已僉曰者四嶽以衆言告也鯀有崇伯也方命違命也方始之義則此當云我始命爲堯典上文方鳩方割皆作方他職時即敗羣自用則治水大任弗可爲也圮族猶詩言敗類嶽曰者上舉衆言此因獨對异義未詳列子註及柳

文與異字同言但用其才可以治水則已不必病其圮族也帝曰往欽哉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救其失盖能敬謹則必不圮族自恃而事功成矣

六十有九載

鯀績用弗成

九載績用弗成○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履祥按周漢以来諸事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者其時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又二三年始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始告成功前後計二十餘年矣而曰九年者盖指鯀九載之間也計自方割以来洪水之害無歲無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於其間多爲隄防以鄣之而患日滋甚孟子叙泛濫之禍在舉舜敷治之上則九年之云盖謂此時也然洪水之害一日不可緩而待鯀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傳稱禹能修鯀之功則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而三考黜陟之典不可廢是以有羽山之貶焉或曰僉之舉鯀也方命圮族帝已知之矣知而使之何與盖爲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人固皆舊德乃若其才則無出鯀之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剛悻違衆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棄帝之命忽不務此是以輕視愎言訖潰于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堙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鯀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圮族況其子之言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

亦必以此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間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

七十載 舉舜登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登庸之命不言所職帝之意固有在矣朱丹朱也放齊以嗣子朱爲對啓明者謂其才智之開明也朱之爲不肖也亦以此朱子曰此下爲舉舜張本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今本滔天二字下文之衍孔穎達曰經三言衆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也○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巽入也使入居帝位也或曰巽與遜同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師錫四岳以衆議對也錫予也以衆言對而曰錫重之也薦聖人於帝此天子也安得不重爲之辭老而無妻曰鰥舜三十未娶而即曰鰥古者聖人繁育人民三十而娶者期之極也至此而未娶即鰥也書大傳曰父頑母嚚而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帝曰俞予聞如何予聞者已知其人也如何者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於天下以堯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爲天下擇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目大心平大公無我意象於此可想見也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舜處頑嚚之下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喻父母於道加之傲狠之弟又豈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歡心哉克諧以孝烝烝乂是蓋真誠之克積和氣之薰烝也不格姦則衆亦不至於爲惡矣家難而天下易觀諸克諧烝烝之氣象則舜治天下神化之功用於此可見矣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

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孟子曰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按荀子莊子皆有堯舜問答之辭胡氏大紀亦取之然疑信相半今不取

履祥按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嬪姓亂序無別已乎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其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又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古已別姓則婚姻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胥臣之言爲納懷嬴故附會而言非正也禮記之言用周道以正諸侯之失也皆非此之謂也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見六一文集且司馬談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於父曰太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媼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尚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談遷之所自言也抑世本又豈果出於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爲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爲周公之書也縱使果出於三代之季則周衰傳說已不可信故朱子謂世本或出於附會假託不可憑據今以其叙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叅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叟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

帝之子也若曰皆黃帝異姓何其雜也上古之時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授諸海外之野以爲夷狄況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使之男女相及是率天下而爲夷狄禽獸也豈理也哉遂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於黃帝如史記之世系則堯之視舜爲同高祖之族爲羣從玄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之內爲父母弟所惡屢瀕於死耕稼陶漁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睦九族迫四岳明揚又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夷狄禽獸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之罪不可勝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嚢舜決之也或者又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氏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虞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孚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爾是以有虞子孫猶

蟬敬康句望蟜牛以至瞽叟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乎左氏不曰陳出於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於黃帝史記之說其果足徵乎黃帝氏殁則少昊氏作是爲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於黃帝之後不及少昊顓頊紀顓頊揩爲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諜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諜豈足信乎夫顓頊必廢少昊爲黃帝之青陽高辛不必附帝嚳爲顓頊之族子也古之王者必有庶子之官蓋公卿大夫之子凡天下之俊秀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者則十四人爲十二姓焉又不必皆黃帝

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竝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譽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謹徽五典納于百揆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左傳太史克

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高陽顓頊也氏謂其朝代才子謂高陽氏之世其故家遺族也高辛氏才子之云亦然故總謂之十六族或者不知遂以爲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氏才子豈果堯之庶弟與

賓于四門流凶族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

釋文 謂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按賓于四門舜歷試之時鯀考績弗成之明年也鯀無成功舜臣堯舉黜幽之典於是有羽山之殛驩兜之比周罔上亦巫黜之至於三苗就竄疑未能若是速也所以書叙四罪總於攝位之季太史克以舜賓四門後追正其訛繫之七十年以後

左傳太史克曰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蟓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古者聖人爲民驅其龍蛇蟓魅故併以流四凶族繫之爾事之前後舊必有考然四罪之行皆堯七十載舜登庸之後非六十年間事也意者六字之訛繫之七十年以後

程子曰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帝舉舜於匹夫之中而授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

優祥 按太史克敘四凶之辭疑多溢惡蘇氏古史亦謂左氏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今故畧之

七十有二載

舜納于大麓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書敘納于大麓爲舜歷試之終事今係之歷試之三年兼鯀以七十載殛死至是禹三年之喪畢而舜舉之也大紀命禹益棄皆係之此年今從之或曰此時方舉禹則鯀殛之後禹未舉之前三年之水孰治之與太史克固曰舉入愷使主后土矣但不如舉禹之專掌爾○一云納于大麓蓋納于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烈風雷雨弗迷百神享之也蓋堯時

曾有風雷之變使舜禱之泰山而息也按淮南子外紀亦言堯有大風之變今不敢信用且依史記蘇氏之說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淮南子曰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患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相之與○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履祥按洪水之爲患也堯使舜治之舜於是使益掌火禹敷土稷教稼穡矣舜使禹治之禹於是暨益奏鮮食暨稷奏艱食矣二聖人之規模其視鯀之方命圮族者不其相遠乎故觀書者必得聖人之規模焉又按孟子

稱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則是氣化消息固有定勢矣獨不關諸人事與曰朱子固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大抵氣化有盛則必有衰人事處盛則必有失此一治所以一亂也氣衰則必復盛人事失則必復變此一亂所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以道御氣治制亂此所以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之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不知帝堯乃善制亂之主何則帝堯治天下天下雍熙者至是六十餘年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治矣盛則必衰惟其人事無致亂之因故散而爲子朱之不肖洪水之橫流四罪在朝聖人在下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亂故水之爲災也則敷治子之不肖也則與賢舜禹竝興四罪終去所以處亂而迄不害其爲治也然則世皆以堯爲極治之主愚獨謂堯舜皆善治亂之君後之爲君者無徒曰氣數云

丙辰七十有三載

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不允其讓也允執厥中授之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戒之也子王子曰堯之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叮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堯老而舜攝也堯終其事而舜受之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玉爲璣以象天體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次以玉爲橫筩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羲和之法至是益密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量度之宣帝時耿壽昌

始鑄銅而爲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十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則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儀禮經傳通解歷象篇］曰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太平興國中［張思訓］創爲元祐中蘇頌更造其法尤密置渾儀於上以仰觀置渾象於下以俯視樞機輪軸隱於中以水激輪則儀象皆動不假人力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朱子曰］類禋望皆祭名類謂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祭祀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合五等諸侯朝攝于都各執命圭璧爲信以合符于天子盡正月皆至於是日日覲見四岳九牧以察問五等諸侯之政班還其命圭璧如新受命也

七十有四載巡狩舜以攝位初年輯五等諸侯盡正月皆至其二月乃日日覲四岳羣牧考察諸侯以還其瑞則二月未暇巡狩也故逾歲而巡狩今附于攝位之明年

歲二月冬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盖古者祭山埋之祭川沈之今於東嶽之下祀東嶽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徧埋沈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以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放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巡狩而四祭天不已瀆乎當從禮記以柴望秩于山川爲句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玉至贄舊在修五禮之下朱子謂當在覲東后之下盖東方五等諸侯及公侯之子附庸之君與卿大夫命士贄見之儀等也聖人制爲覲享之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取服食器用而已古時多玉故公侯以玉爲贄以共天子之器用賜予古者玄衣纁裳黃亦爲裳故侯之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以共衣服卿羔大夫鴈士雉以共飲食也羔羊舒鴈二物皆可以生得士異於庶人故執雉取其文也而雉不能生得故必死者爲贄可以見聖人制禮詳密而簡易也如此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朱子曰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同審而一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爲陰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声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盖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

下之風俗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今按如五器即禮記所謂考制度衣服正之之類是也

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于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朱子曰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

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有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王制曰歸格于祖祢

鄭注曰祖下及祢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林氏曰天子巡狩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明試以下等事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嶽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履祥按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則華山乃中嶽嵩高不得爲中嶽據爾雅河西嶽河南華河東泰江南衡則嶽山乃西嶽而華乃中嶽爾崧高之爲中嶽蓋東遷之後也今以此說推之禹貢冀州自有泰嶽今猶謂之霍泰山則堯都冀州蓋以泰嶽爲中嶽爾雅河西嶽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即禹貢岍山一名嶽山又名吳嶽今在隴州者是也然則唐虞五嶽當以岍爲西嶽泰嶽爲中嶽而東岱南衡北恒爾衡山最遠黃帝以潛霍爲山之副然則秦以岍爲西嶽漢武徙衡山之神於霍山歷代加封岷山多以西嶽爲言蓋有自來矣虞書獨東嶽稱岱宗而南西北三嶽不名蓋當時巡狩四嶽取肆覲羣后道里之宜爾不必拘於嵩華之爲嶽也敢因李氏之言以傳其疑

流共工于幽洲

流共工于幽洲幽洲北裔也當是遼東之地

竄三苗于三危 西裔也 隋書曰 党項羌者蓋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岩昌白狼皆自稱猢猴種東接臨洮西東西接葉護南北數千里三危山名舊云沙洲燉煌縣東四十里甲兩山是然三危乃因山以名其地不必拘曰居此山也 ○呂刑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漬齊明無有嚴威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火當作北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覆祥按諸儒言書者稱苗民繼蚩尤之暴而楚語稱三苗復九黎之德孔安國遂謂蚩尤爲九黎之君夫蚩尤炎帝之末諸侯也九黎少昊之末諸侯也其時相去遠矣孔氏合而言之故說者疑辨特詳然皆不得書之意夫呂刑之書爲訓刑作也則推所以立刑之由楚語觀射父爲絶地天通而言也則推巫鬼之由推立刑之由則本蚩尤之爲亂推巫鬼之由則述九黎之爲昏上古之世其民淳朴在下無罪在上無刑至蚩尤始爲亂延及平民無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於是聖人矯正而廢之也刑以制亂非有國者所尚也不得已而後用之爾而有苗遂竝刑以爲虐民始有不得其生者矣於是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而巫祝之事興焉

巫祝之事蓋九黎之遺習也呂刑楚語所指不同學者多合而言之其失久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朱子曰象如天之垂象示人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制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窮凶極惡之人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遣之使遠去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不可宥者也流流而寬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朴夏楚學校之刑皆以待夫罪之輕者也金罰其金也贖贖其罪也所以待夫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民猛輕重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未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有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間所刑者四人而已外是無刑者是則因而係諸典刑之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崇鯀羽山之殛稽諸於三者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心也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書敘四罪在舜攝位之末蓋作書者紀舜象刑之法與其刑之意因記二十八年之間所刑者四人而已外是無典刑之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崇鯀羽山之殛稽諸於三者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

八十載

禹告成功按孟子稱禹八年於外而唐虞之法九載三考大紀載禹成功於八十一載之間蓋自七十二載舉禹至是九年矣其後夏史敘禹之功是爲禹貢之書今附于此云史記漢史皆稱禹治水十三年蓋本作十有三載乃同之文此特兗州貢賦始同爾禹貢夏史之追書故及十有三載之事其實告成則在此年也

禹貢夏史敘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貢賦有貢有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爲名禹貢敘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謨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如敷治之一手足之爲烈亦布置周徧之義禹治九州非布置規畫之有道耳隨山刊木奠山也此云冀州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繁興禽獸逼人種藝無地禹於是隨山刊木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奏庶鮮食且使民居高種藝以給粒食又以升高望遠規畫疏導其後壞襄之患悉定則又定其高山大川以名其地非謂專導其山川禹貢之凡例今表見於此耳

冀州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義也九州豫爲中帝畿實跨冀豫然自唐虞都冀天下遂指冀爲中州如楚詞謂中州爲冀州是也聲教自冀四達則自冀以分也冀之爲州三面皆河北所及固廣矣此異日并幽所以水患特甚蓋河自崑崙東北流阻陰山一帶則折而南流爲冀西河至華陰又折而東流爲冀河南至大伾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上南河壅砥柱之西東河旋淤大陸之野此冀州水患所以爲甚也而兗在冀東又爲下流之衝故先冀而及兗自禹載壺口治梁岐闢龍門疏砥柱猪大陸而冀之患息播爲九河使之北流釃爲灘漯使之東發通于淮泗使之甚則可以南泄於是兗之患平而青徐次第皆平矣既載壺口載始事也壺口山名在今慈州吉鄉縣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龍門則河南北之門也

治梁及岐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春秋梁山崩傳謂壅河三日不流水經注謂呂梁之山巖屏岫紆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蓋大禹所鑿以通河也孟門亦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春秋梁山崩傳謂壅河三日不流水經注謂呂梁之山巖屏岫紆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蓋大禹所鑿以通河也孟門關岐孤岐山也在今汾州界休縣勝水所出統爲西山古河逕之險阨治二山以廣河道也舊說雍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鑿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剪其翦翳與民種藝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爲其州之鎮望記所謂民所瞻仰取材出雲爲雨者也既修

太原至于岳陽修治也記曰禹能修鯀之功蔡氏謂因其舊而修之也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鄭漁仲謂乃今平定軍按平定軍亦本以太原府廣陽樂平二縣置爾雅高平曰原河東視天下最高率多山險今太原府亦險阻但榆次與平定諸處爲高平爾嶽即泰嶽今晉州霍邑縣霍泰山也山南曰陽今晉州岳陽縣也汾水出太原諸山經晉州蔡氏謂此條爲治汾水而言然禹經理水土濬畎澮畫井疆物土宜凡事蓋竝手皆作不獨汾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大也懷地名太行爲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頭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所謂覃懷也即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入河衡漳即今漳河有兩源其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其一出潞州長子縣發包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酈道元以濁漳爲衡水以清漳東南流而濁漳橫入之也按唐志冀州以衡水名縣而漳水在縣治之南一里洛州舊清漳名縣而其地有衡漳瀆則非二名也漳河本入河自河徙之後漳自至今滄州清池縣入海唐時有請以漳水備四瀆者以其獨達于海也○禹治冀州載壺口治梁岐則冀之西河患息修太原至岳陽則冀之中郊甸治覃懷底績至衡漳則冀之東南水土平至於恒衛島夷則冀之東北皆可知矣此神禹治冀之次第也

厥土惟白壤此辯地也白其色也無塊曰壤言其性也顏師古謂柔土曰壤周官大司徒辯十有二壤之名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而草人又有糞種之法亦因其色性而名異傳所謂先王物土之宜而制其利者也先王辯地教民不失其宜故穀熟而民人育

五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賦者田所出穀米兵車皆是也禹貢田賦上中下三分而三之中又二之爲九等以人功之有多寡也其實則皆什一諸州先田而後賦以賦之出於田也冀州先賦而後田以賦之不專出於田也冀爲帝都地大人衆天子所自治鄉遂正軍羨卒必雄於外服粟米黍秸併與漆材雜物竝征之亦不別立貢篚總其數之入爲九州第一但聖人取民不盡其力又有時錯出於次等河東太行地勢全躰皆石土載其上但壤性柔細故其地爲九州第五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名出恒嶽之北谷合于滱而入易衛出真定府靈壽縣古入河今合于滹沱古書謂舜分衛水以北爲并州又按滹沱河出恒嶽諸谷而衛水與之合流恐恒衛既從即滹沱爲是大陸爾雅在九薮之數今邢州鉅鹿

猶有廣河澤唐杜佑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土按地說大河東北流過洚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盖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旣出枯洚西山勢斷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於此爲藪河水泛溢又盤洄其間是爲大陸沇存中謂大陸皆濁泥所堙今爲平土矣又按禹貢諸州山澤地水皆敘厥田之上貢篚包匭皆敘田賦之下末惟言入都水道耳冀爲帝都不別出貢篚固矣而恒衛大陸復敘入於田賦之下何也此非治水施功之例亦言入都水道因以見其成功爾盖冀爲帝都而自平陽四達甸服之外東北最遠又限以太行之脊其北境侯釆則自恒衛入河其東偏則自大陸入河其東北島夷則自碣石入河也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潼朝鮮之地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冀者也其貢皮服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夾旁行也右碣石負海之山也碣石有二故有左右之名舊以右爲太行山之右非也右碣石在平州石城縣南舊爲大河入海之處今河徙海淪碣石去岸五百里矣其山頂踵皆石項又有大石如柱世名天橋柱云其左碣石唐通典云在高麗界中

濟河惟兗州

濟古文作泲兗州西北界河東南跨泲其時黃河北流溯河入河而南溢以東又北東入海爾雅所謂泲河之間爲兗州自周定王五年河決而東漢孝文時河決東郡武帝元光中繼決瓠子又決於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元帝時大河分流而屯河塞其後又決於平原而下流與漯一王莽末河遂行漯川泲水亦不復南出後世代有河決之患其後遂行泲水故道則兗州之境土無非河患淪徙之地漢王橫言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則兗州之境北已海淪西又河徙南則泲狀其川澤原委咸非其舊矣今河北東路大名開德恩博德濱棣滄永靜京東之泲濮京西之滑小海以東距于營平皆故兗之地也

九河既道

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則兗當其東又地平曠無高山之限而當河勢之衝禹於是播爲九河以殺其勢爾雅所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也言地理者多謂徒駭即滹沱在今滄州之清池馬頰鉤盤在今德州之平昌胡蘇在今滄州之臨津覆釜在今瀛州之樂壽鬲津在今滄州之無棣簡即今大名之澗溝絜在今滄州之南皮按河自大伾北流過大陸以北方播爲九而今於魏瀛德棣之間便求其故迹遠矣王橫所言大風海溢即今小海碣石古河入海之處在今海中五百餘里則九河之地淪爲小

海久矣況自河徙之後經流既息枝流尚可尋乎

雷夏既澤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於今

灉沮會同晁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沛出爲濋沮有楚音二水河沛之別也然則河遷沛洑則灉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爲濮耀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灉即汲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氏謂汲受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即汲也汲今作汴沮即今灉水首受荣澤過應天今入南清河之時黃河亦入此路但今稱會同古當合入沛後世導之入淮入泗爾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兗土宜桑後世所謂桑間亦一證也今水平桑長而蠶事興矣兗土無山洪水則民居高丘今土平而降丘宅土矣

厥土黑墳墳謂土性起發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九州土田連舉惟兗徐楊三州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皆東方下流之地洪水泛濫草木不生至是始繇茂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賦第九貞字本下下字也古篆凡重字者或於上字下添二兗賦下下篆從下二或誤作正通爲貞又篆文貞字作正與下下相類因以致誤學者不知古文說多不通兗地平下被害特甚水患雖平而水道居多人民鮮少蓋十有三年而治田興賦始同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黑鹵之地宜漆桑土宜絲篚者幣帛之類以篚盛貢之織文者織絲成文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此兗入都水道也沛入河而南出故浮沛可以達河史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薛氏謂古漯自今開德府朝城縣受河而東入海故浮漯可以達河西漢末河并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

海岱惟青州青州於中國爲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其地東北跨海西南距岱岱即泰山是名岱宗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其山特起東方爲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汶出其西淄出其東東即蒙艾爲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青州之地即今青齊濟南淄濰登萊密東跨海西高麗北跨河西遼東但小海所淪則青之北境亦非全壤不獨兗州爲然

嵎夷既略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也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仲宅嵎夷以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或云即今登州之地畧者經畧之也

濰淄其道維出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至濰州昌邑入海淄出今淄州淄川縣東南原山今入北清河

厥土白

墳海濱廣斥濱古文作顚青之土色白而性墳起其海瀕之地則廣大而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萊州是其地厥田惟上下九州冀田第一青徐即次之後世所謂泰山之陽汶水流入海徐州之域是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鹽廣斥所出絲枲細葛布也

二亦言其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百二十二猶言百倍十倍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鹽廣斥所出絲枲細葛布也海物非一種皆雜貢之岱也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異石也如今萊之溫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峯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間石色若青金紋如銅胥理椎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萊夷山夷俗地宜畜牧亦取其畜以貢今萊州之東是其地厥篚厥絲枲絺琴瑟故篚以貢之一說通上文謂萊夷貢檿絲蓋今萊人猶謂之山蠶云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今兗州萊蕪縣原山古入沛今入北清河兗州濟府萊蕪縣原山入沛達沛今入北清河兗州濟寧州東北至河故青州止書達沛則達河可知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

至岱南被淮今襲慶泗沂水海鄆宿西接單陳蔡潁之地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兗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泗者此沂爲最大即禹貢之沂也蒙山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在今海州朐山縣藝種藝也淮沂之水既平則蒙羽之墟皆可種藝矣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大野即鉅野澤在今濟州鉅野縣東原屬鄆州石晉時混於梁山樂鄆今東平府即東原之地底平大野既豬則東原之野之水既豬而粘若今陶器之泥考工記摶埴老子埏埴是也漸包古文作蔪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徐土粘埴而墳起故田視九州爲第五厥貢惟土五色貢土五色二當時生聚人工未及故賦第五用以立社逸周書曰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騷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諸侯則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侯社羽畎羽山之谷夏五色翟雉也左傳注南方曰翟雉古者

車服旌旄以雉羽爲飾羽山出夏翟山以此得名

嶧山在淮陽下邳所謂嶧陽者是山南曰陽孤桐者特生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爲琴瑟

嶧山在兗州鄒縣名鄒嶧山九域志以爲桐也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泗

濱浮磬泗水之濱浮生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自特生者故謂之浮今下邳猶有石磬山乃其遺跡又宿州亦有靈壁石但浮生者不可得耳

淮夷蠙珠暨魚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即淮白魚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不同蓋亦作濱今俗本誤作河爾泗出兗州泗水縣陪尾山有四源故謂之泗蒩澤與沛水相連而泗水上可以通蒩下可以入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蒩青州書達于沛則達沛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蒩則達河沛泗淮在古必有不常厥篚玄纖縞玄黑赤色沈括謂今深紫類皁者是古人以爲上衣纖黑經白緯者縞素繒也記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而纖浮于淮泗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蒩說文引書

相通之道禹所以殺河流使之可以朝貢灌輸後世河徙而南會于蒩澤匯于鉅野分爲〇渭河并行于泗以入淮蓋亦其故道也

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即今地福建廣彭蠡既豬陽烏攸居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宮亭東亦屬焉彭蠡既豬陽烏攸居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即是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廬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陽鳥鴈也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故知神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今太湖三江太湖之下三江入海者一說吳松江七十里分流爲三入海中爲松江東南爲東江北爲婁江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是也一說大湖之下元有三江吳松乃其一陳述古在浙西嘗尋故道開其一以泄白水之患蓋後世故道多湮雖松江尚存然亦淺澤者震動也今湖翻是也無錫晉陵東入蘇州吳江縣周回六百五十四里按舊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古名漢爲北江江爲中

江則彭蠡之水爲南江至楊雖已合爲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謂之九江也范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爲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是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爲總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爲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爲大江之江也今按揚州之境嶺至郴虔北枝趨數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楊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於荊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淅亦山溪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篠箭竹簜闊節竹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揚江湖之區下流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三品金銀銅也瑤石之美似玉古有瑤爵今瑪瑙水晶壽山石皆可爲杯器蓋瑤之類琨今琨山石是篠以爲矢箭簜以爲管儀禮簜在建鼓之間是也齒象齒革犀兕之皮羽翟雉毛旄牛尾古爲楊貢今嶺海之間有之凡此皆爲器服車甲旌旗樊纓之飾惟木惟與也木豫章之屬島夷海島之夷卉服草服也如今黃草蕉布之類厥篚織貝博物續志曰閩中多木綿植之數千株採其華紡以爲布名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吉貝木薛氏云織貝金木綿也或曰織貝即島夷所貢如今南海諸番皆以木綿爲服謂之搭布其細者則名吉貝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惟荊揚有之踰淮而北則爲枳橘頌所謂受命不遷者也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

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錫貢錫命則貢聖人不常以口腹之味擾民也

達于淮泗徐州已言淮泗故此但言達于淮泗達荷澤通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抵荊山南跨衡山以南荊山在今襄陽府南漳縣衡山在今衡州之北九十里屬潭州即今荊州湖南北路北接京西南侵夔峽西控廣西江漢朝宗于海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下流無壅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朱子謂國初胡祕直近世晁詹事陳冠之皆以九江爲洞庭水灕湘之泉是爲九江今按禹貢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占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今考朱子文集及漢史及江陵新志更定九江洞庭也孔殷甚得其中也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山東北名鑊甯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徭州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爲蒸舊說不在九江之數朱子文集言九江云湖南有蒸湘之屬而記文亦云蒸湘之會今入于此四曰灃江出武岡軍唐糾山又名邵陵江亦名

益陽江至益陽縣西北入中至辰州與酉江合擩西漢志則沅水出牂柯郡界故旦蘭縣山東北流二千五百三十里至益陽入洞庭旦屬播州是與牂柯江隔嶺而分者也六曰漸江出辰州漵浦縣鄔梁山西流與沅合流與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入曰辰江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入洞庭此九江也但郴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郴城下始勝之數但不知其與漸序二水孰爲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已上九江會爲洞庭計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會聚日廣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云今所謂洞庭是也

沱潛既道爾雅江出爲沱漢出爲潛今江陵府松滋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所下流寖合曰笮雒江公安縣有沱潛江出今江陵府潛江縣漢志謂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海即潛江縣雲土夢作乂舊雲夢土作乂

太宗得古本尚書改爲江北爲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沈存中謂今鄆漁仲謂今監利玉沙景陵等處是江南爲夢

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沈鄭謂今公安石首建寧等處是然二氏之說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荊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皆有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其所連亘固廣楚之藪澤不一後人既以雲夢兼稱故所在藪澤皆謂雲夢爾又按荊州之地中門畢濕江漢至此支分沮洳故藪澤爲廣今枝分爲沱潛者既道則其沮洳爲雲者皆爲平土爲夢者皆可作乂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荊揚之土皆塗泥性止宜稻故田爲第八視揚稍高爾今世謂江陵爲魚稻之鄉其餘類此然而賦入第三以近中土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荊貢畧與揚同羽毛齒革所謂利盡南海也今次于揚而木加焉杶古文作杻爾雅杻一名檍郭璞謂材中車輞榦栝也材中弓弩之榦周官所謂荊之榦是也栝檜也楊止言木荊又備言羣材

礪砥砮丹礪砥石可用磨者粗曰礪細曰砥今郢石是也砮者石可以爲矢鏃今思播有之周初肅慎氏貢栝矢石砮家語孔子嘗以對陳侯石砮之問蘇氏謂孔子不近取諸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丹朱砂也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鴨井所出尤佳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竹也趙宣子所謂箘簵之勁楛其本堅小而直陸璣謂葉如荊而赤莖似蓍三物皆中矢笴三邦所貢又爲名材三邦之名不傳考工記曰妢胡之笴鄭氏謂胡子之國在楚之旁者唐志零陵貢葛笴蓋此類云

包匭菁茅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淮之間召陵之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朱子謂古人醡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絜包者苴之匭者匣之也劉蕡謂辰州盧溪縣包茅山一茅三脊今屬麻陽縣然鄂州山上亦有之祥符東封取諸此

厥篚玄纁璣組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三入爲纁一說謂六入爲玄古人玄衣纁裳璣珠生於水類玉組辮絲以貫珠以爲冠纓佩以貫玉帶以爲紐約是三者皆冕服所需

九江納錫大龜尺有二寸以上謂之大龜龜之神在甲故可以卜納錫神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之諸國或從江或從沱或從潛以入于漢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踰山路入洛達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豫於九州爲中土南跨漢而抵荊山北距南河得今東西南三京潁許汝亳陳

曹孟鄭唐隨襄均拱陝虢商鄧諸州之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世傳禹闢伊闕今河南伊闕縣兩山相對如門闕伊流出其間北至洛陽縣南入洛洛出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今虢州盧氏縣河南永寧縣皆有熊耳山邵康節謂當以上洛者爲是瀍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南縣穀城山至偃師縣入洛洛至鞏入河滎波既豬 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官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溍則二水也沛水入河而南出溢爲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爾雅曰䢅泳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水出其陽北流而南入洛出爲波而山海經曰䢅泳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未知孰是西漢末沛水不復南溢而滎遺東注浚儀名浚儀渠滎遂爲滎 荷澤被孟諸 荷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孟諸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荷澤至孟諸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荷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諸併行濉水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其上者柔其下者或墳起或剛而轅之海淖沮闊之沙隰皆平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唐虞甸服跨河而南故田賦皆上上冀言上上錯豫言錯上中豫之賦與冀相埒計

上中特異文耳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磬錯磨治錯鐵爲之今鑪是有用則錫命而貢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都潼川夔州四路及松外諸戎東西珥河諸蠻漢永昌唐姚州今大理之地 岷嶓既藝 岷山江源嶓塚漢源說見下文號天府之土江漢之源既瀹則岷嶓之墟皆種藝矣 沱潛既道 沱自今永康軍導江縣大江分流入成都及彭蜀諸州至新津縣與大江復合也皆沃野灌注之利也水自漢出爲潛然地志巴郡宕渠縣有潛水西南入江今渠州流江縣也又漢中安陽縣有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今洋州真符縣也然此皆潛自指西漢水出秦州清水縣亦名嶓塚山東南流徑西和州南名犀牛江東合于嘉陵江以入江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 蔡蒙旅平 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諸葛武侯征南夢周公廟因以周公名山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謂之蒙頂上合下開沫水經其中出爲涸涯水沫即大渡河也旅祭也平謂蔡蒙

之墟水土皆平也

和夷底績雅州雅道以西地名和川即青衣水也夷人所居今爲羈縻州有和良和都之名禹之治梁西則導江東則導漢而青衣大渡諸水又在岷山之南以東故禹於蒙山致平者爲大渡河諸水於蔡山和夷致功者爲青衣水諸源也青衣水與大渡河合至今嘉州南岸青衣山下入于岷江青衣蠻叟氏之神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黎細而疎也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剽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績謂成都土剽難以築城蓋此也田第七賦第八或七或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梁州富鐵漢書蜀卓氏程氏皆以冶鐵產擬邦君銀白金鏤鋼鐵磬石磬漢於犍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土人所琢也熊羆狐狸四獸其皮可以爲裘其毳可以織爲金罽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西傾雍州山在今洮州臨潭縣西一百八十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東南今名白水江又一源名墊江出洮及其南疊州岷州宕昌諸處東南合嘉陵江以南入江嘉陵江者出大散關嘉陵谷西傾諸國雖隸雍牧而水道則於梁有桓水之可因梁州

通都水道或自潛或自沔而後可以入渭經當言入于沔逾于渭如上文逾于洛之例今本誤也蓋潛即西漢水沔即褒水自江沂嘉陵江而上至大散關一至秦州天水則踰關可以入渭矣沔水出京兆武功褒中南至褒城縣褒城鎮入漢斜水亦出武功而北入渭漢時人上言通漕謂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經自沔逾渭不言斜者因大以見小也由渭入河絕流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

西南距黑水東北距西河即今永興秦鳳涇源環慶鄜州坊鄜府熙河等路及唐隴西西涼吐蕃吐谷渾疊宕甘肅等地

弱水既西說見導水

涇屬渭汭見下文導水涇水出原州百泉縣南流至京兆府高陵縣入渭屬注也

漆水既從漆水今同州白水縣即漢志西洛水或云出西夏界中歷保安鄜同之境而入渭沮出今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與漆水合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

灃水攸同灃水今出京兆府鄠縣終南山東北流入渭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荊岐條今耀州富平縣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旅定其祭秩也終南在今京兆府南自西傾秦隴東亘雍南以至秦華故

謂之終南惇物在武功鳥鼠即渭源說見下文三山不言所治皆即山以名其地自東而西舉其起止中間水土之平可見矣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原隰詩所謂度其隰原者在今邠州豬野在今涼州姑臧縣名休屠澤魏太武伐涼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按水土如此禹所以底績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沙州敦煌縣東四十里有甲兩山一名化雨山有三峯甚高人以爲三危又宕昌羌即三苗之種其地有疊州山多重疊三危山有三重或在其地戎人凡山有三峯者便指以爲三危故漢志西指化雨樊綽又指麗水之山但禹貢即山以名地而自唐以來地屬吐蕃難於考定聖人黜惡以遠爲罰經理則不以遠爲間故於三危之地亦安定之而三苗之在其地者亦知順序矣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厥賦中下黃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爲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爲沃野謂之天府蓋以此也然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灃滻之區最爲沃壤西邊近沙磧州邊山狄故禹於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源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內而外賦出第六生聚蓋不同也雍州之地至戰國秦漢富庶甲天下漢衰地力耗自唐漸復然不能及東南歷宋朝滋不及然雍冀之非古西以夏北以契丹也揚州厥田下下而賦下上自唐以來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至宋朝則軍國之需皆仰給於東南矣生聚之繁於此爲盛古今地力風土其不同蓋有由矣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玉可以爲磬琳美玉琅玕青玉雍之西有崐崘之玉其類非一皆球琳琅玕也其東有藍田青玉蓋琅玕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渭爲雍中巨流南則灃北則涇滻皆入之至西河而下至龍門之上其入于渭而下者至是會于河可知也朱子按滿水集云邢恕奏於黃河順流載兵下會州以取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與州熙河路漕臣李復奏黃河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窄自河分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此聲若出必爲夏人侮笑事遂寢朱子謂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河道固可通舟矣而復之言如此何也履祥按神禹導水濬川必有通道但天地人事每亦相因自三代之衰河源皆爲戎狄不通朝貢至秦

兼并而河源亦在長城之外漢武帝極力開拓僅得河南空無匈奴開朔方始得渠搜之地受休屠之降始得豬野之澤然自積石以下源委未盡得也則故道堙廢其來久矣如蜀南大渡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爲南邊要害之地建隆三年平蜀以地圖來上【太祖皇帝】見大渡之南城寨勞遠以玉斧畫河爲界曰此外吾不有也此後河流忽中險五六十丈澎湃如瀑船筏不通名爲噎口蠻人不復可以窺伺殆天設險以限戎蠻也又如自荊入蜀素號水險近四十年四川請於荊湖和糴運米入蜀舟人貫習三峽遂爲安流以此推之李復所奏河道一則固恐出於吏民之託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亦恐非復禹迹之舊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黑水此諸國又在黑水之外故附於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崑崙無定所而莊騷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爲是則在今肅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崙國也今西北別有崑崙都國去中國甚遠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當在唐北庭金滿縣【西漢書西域傳】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犂捷枝即析支渠犂即渠搜與然漢武帝開朔方又自有渠搜縣爲漢北極界今屬夏州西戎班孟堅謂即西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嶽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以下導山也岍岐荊雍山也岍在今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岳盖虞周之世疑以此爲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芮水出其北而東入涇岐荊說見雍州壺口而下九山冀山也禹於帝都所親治導故冀山爲多壺口泰嶽碣石說見冀州雷首在今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底柱在今陝州陝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世言禹鑿底柱爲之三門至今爲河流之險唐時又嘗鑿之不能殺其勢也然三門又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耳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今孟州西北王屋縣沛水出焉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嶽【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衆山皆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嶽在今定州之北碣石一在平州之南一在高麗界中至于碣石入于海一說謂恒碣之間諸水皆入于海入通○禹貢一篇經緯脉絡舉天

下山川分載九州北南以緯之又合爲導山導水西東以經之然後源委脉絡可指諸掌不爾則散而無統矣導岍
而下鄭王諸儒分爲三條四列條之說導岍而下北條嶓塚以下南條也列之說導岍而下正陰列
傾而下中條嶓塚而下次陰列次陽列嶓山而下正陽列列
西傾而下次陰列次陽列嶓山而下正陽列列之說比條爲窓然皆不離地脉之說就地脉之說論之則
西傾嶓塚岷山三列猶可通導岍而下一列爲不可通蓋
雍之西其山隴自北糞之諸山皆又自北而南今比
條陰列所紀乃自西而東此其說之不可通者也言地理
者謂太行西南跨大河與商虢秦楚諸山相接諸山總在
山形之内則比條逾河之說固有此理然此亦天地全躰
之常形爾大抵禹貢所書多是即山以名其地故導山之
說所以治水土也然隨山刊木禹功之始而經敘導山又
在導水之前而其導山又必自西而下則聖人之規模次
第槩可知矣蓋其治水之初利在奠民擊鮮續食固是一
時之急者然必自西而下者天下山川相爲綱紀必且自
西徂東窮源極委廣覽天下之形勢周知川源之險阻而
後分畫賦功次第而舉故導山乃所以爲導水計也自其
大者言之導岍而下爲河漯沮沛滎陸也西傾而下爲渭
涇澧也嶓冢而下爲漢沔潛三澨也自岷山而下爲江彭蠡也自其細而言之則固多矣如
導岍則汧可知及岐則杜漆可知至荆則合洛池瀕可知太行則懷沁其池國蕩諸水可知恒
知析城則汾絳可知太行則懷沁其池國蕩諸水可知恒
山則恒衛滱滋易桑乾可知至碣石則大小遼水可知導
西傾則西黑北洮南桓可知朱圉鳥鼠至于泰華則西漢
嘉陵褒斜灞滻可知熊耳外方則丹白波穀伊潁可知桐
柏至于陪尾則汝渦濠泗沂可知導嶓冢至于荆山則漳
沮潛夏可知岷山之陽則青衣大渡馬湖涪黔江可知至
于衡山則九江諸源至于敷淺原則水之西入洞庭東會
彭蠡者又皆不言可知矣凡此諸說禹蓋兼舉竝行不可
以一說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泰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至泰華雍山也西傾說見梁州一名嶓冢山謂之
西傾則其西地勢反下而水皆西流入黑水矣自此而
東則洮出其北白水出其南朱圉山在今秦州伏羌縣
一名白嚴山泰華今華州熊耳外方桐柏豫山也熊耳見
下文外方舊說嵩山非也嵩高世名中嶽安得反謂外方
又與江夏内方相爲内外哉按今河南府伊陽縣伊闕鎮
之西陸渾山據唐志一名方山蓋古爲外方春秋時秦晉
遷陸渾之戎居此因名陸渾云其山固嵩高之聯峯然謂

爲嵩高則非爾桐柏見下文陪尾徐山也泗出陪尾在今襲慶府泗水縣桃虛西北舊說拘於地脉以陪尾即漢志橫尾山在安州安陸縣今屬信陽軍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說見梁州其形如冢荊山說見荊州漳水所出舊南入江近世導之東流入諸湖濼合潛江以通漢內方山漢志竟陵縣章山古文以爲內方今荊門軍長林縣也大別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其形如鼈西有小別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云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梁州說見下文山南曰陽蓋岷山一帶南出爲大渡之源又包青衣以東馬湖江黔江諸源東出一枝爲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爲嶺包瀟湘之原而又一枝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古文作傅【通典註】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有傅陽山【朱子】親至其處謂盧山當其地而敷陽山乃在廬阜之西南則是敷淺源之原也蓋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所以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存舊名爾導山而云過九江則導山即所以導水可知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以下導水蓋總敘水之原委泝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合黎山下【唐志】言自合黎峽口西出即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居延乃古合黎澤爾水溢則被流沙也雜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淵豈非指此爲弱淵與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溺及底而後止惟皮船可渡其間一渡名娑夷水廣盡一矢用藤爲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柱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下山南之地即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中【王元章云】山東孫氏子自少爲兵嘗乘皮船以渡久之又船行至南詔蓋軍人不知典籍此非但渡弱水而西又循黑水而南矣又嘗問西域賈人識流沙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漢志】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張掖今甘州燉煌今沙州也按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爲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崑崙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

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
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爾雅河出崑崙而說崑崙者多誕妄今不盡辯而說其總
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皐蘭山石門黃河所出西
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
諸水入之其祁連山青海之水出浩亹東流合于湟水皆
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入狄界中漸轉而東至
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爲冀西河大抵盤東山陝之間千數
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爲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
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闕自高而下奔放傾瀉
聲如萬雷是爲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
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陝州陝縣底柱壅
河中流世傳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
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河南府鞏
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至澭州黎陽縣大伾山即今
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降水入焉
今名枯降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說見冀州又北播爲九河
說見兗州遂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漢志作迎河

亦非一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而入于南海者凡四曰
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彌港江其曰麗水者古黑水也
三危山峙其上程泰之以爲麗水遠小其所謂西珥河卻
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又漢潨池即葉榆之
地漢武初開潨池其地有黑水祠乃蜀之正西北距宕昌
不遠宕昌即三苗之種又與敘于三危者合寢祥按二氏
所考諸源非一其實則合而爲澭水沈存中謂夷人謂黑
水也蠻中固有西珥河亦有東珥河東西二珥皆因諸蠻而
以漢永昌故地置姚州有西澭蓋唐既以馬湖江爲澭故
遂以姚州之澭爲西澭而雲南之地又有澭南縣諸葛孔
明征南中五月渡瀘即此水也但兩漢志以澭爲溫字從
省誤後人失考爾故東漢志謂黑水祠爲溫水者即此澭
水也今按西南夷圖西珥河北合龍德河中合印鴻川南
合滇江川其印鴻川東過葉榆之水又東合流名西珥河
過潨池則黑水祠在焉東南與麗水合而區江亦合于麗
水者此皆黑水諸源也故黑水經過雲南但名澭水至交
趾又名歸化江廣如江漢合流處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
名黑水口在大理國東南大理即古南詔至宋名大理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謂迎接九河也亦通古河
王五年河始徙蓋自禹以
前河決而北故禹播九
東殺之至漢河決而東故
宋則河決而南矣蓋古河
則地形反高故河不復北
遶衆山以東北入海至紹
入于淮於是有南北清河
河并泗水入淮今淮安之
梁山又塞而黃河遂西浸
睢陽之境此古今之變也

滎播既瀆導菏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播冢說見梁州漢水初出舊名爲漾至漢中
爲漢又一源名沔水故世以漢沔通稱然據
書意則沔蓋褒水也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均州武當之北
四十里名滄浪州三澨即泌河其一源名三冢河其一源
名三里河西河流至鄧州東南合白河清水河入漢是名
三澨也又東南至今漢陽軍大別山而南入江是名沔口
自播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匯澤爲彭蠡朱子以
爲多句東爲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爲羨文意禹治水之

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今江西諸水壅遏不通匯而爲
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史官追記固易差失而古
書多是隱見互見若先敘江而匯澤在江條之曰似無甚
失惟先敘漢以及彭蠡而後敘江如此互見則首尾橫決
反爲失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
別彭蠡源淺而與江漢竝列爲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西
之方民言爾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出岷山岷山數百峯
大酉山爲最大酉三峯
闖其後冬夏如爛銀一
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
名鐵豹崩者有西嶽廟廟下
一源又爲大渡河矣江
谷名西南分
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爲沱東至眉州彭山縣
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
黔江出三峽而後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
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人都通道計不施工故不書
東至于澧過九江則禹時澧自入江而九江始入今則澧
與九江俱匯爲洞庭而併入江矣故誤者遂以澧亦在九
江之數非也詳見荆州至于東陵今嶽州巴陵也東迤北
會于匯當作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

則東流久矣匯字必因上文而誤也禹於導江之功在荊爲多盖荊地卑濕沮洳江漢朝宗則揚自彭蠡而下不復致力矣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沛出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西北始發源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沛源縣西爲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沛水至懷州武德縣入河伏而南出溢爲滎澤東出于陶丘北則今曹州濟陰縣又東至于菏說見豫州又東北會于汶在今東平府中都縣又北東入于海今青州北海也沛水性流勁太行爲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皆東流沛出王屋本盛行脊西之山而伏流以東南出及既及河又伏橫而南出至王莽末沛入河不復南出而河南無沛瀆滎自受河爲浚儀渠然沛則未嘗不伏流地中今阿井煑膠爲性鎮墜能清濁水吳興陳氏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水盖皆沛水過其下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地理並見前章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爲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東會泗沂說見徐州今水之入淮者不獨沂泗汝潁渦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豫之沮隋唐之汴今之黃河皆入淮矣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山見雍州爾雅其鳥爲鵌其鼠爲鼠穴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書傳其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不爲牝牡又其山一名青雀山謂自鳥鼠至入河一千八百七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說見豫州北方諸水雖大河亦冰惟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天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礜石東漢都洛陽以漢運火德故去水加佳爲雒後世仍從水名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平治之功也九州攸同者言九州之內經理無間也四隩既宅者言九州之外四海之隈亦已安居也刊者去蓊鬱驅猛獸興種藝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川凡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陂者九州

之澤有陂障無潰決也四海會同凡水皆會同于海各得所歸無復橫流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庶土謂凡山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交皆也謂皆物其土地之所宜以任土事也底定慎謹也謂定庶土之所出謹財賦之所入則任民所宜貢土所有不強其無不盡其有也則等其土田爲上中下而各定其什一之賦也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蔡氏曰土賦或及於四夷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因以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畫所謂弼成五服者此章以下是也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祇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周公謂作周孚先是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節以下大約言遠近征役朝貢疆理之宜也服事也皆所以供王事也五百里甸服自都城以外四面各廣五百里商周所謂王畿千里者也甸田也千里之內天子所自治是爲天子之田而畿內百姓所供事也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銍者刈其穗也若今刈粟刈黍者惟刈取其穗也其工省於總矣秸稾也服役事也謂輸將之事也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遠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爲輕重爾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於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稾而不粟視他處爲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古之善賈者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以其遠而重也然則聖人賦民必不使之四百里而負粟

五百里而貢米矣故制爲田賦自百里而止於二百里焉乃若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爾夫二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爲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後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後世之所可行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諸侯

曰侯后也爲民羣后也采朝廷公卿大夫元士食菜之邑也甸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公卿大夫之食邑亦取於侯服則千里之畿天子專之後世不然故天子之地浸弱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也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足以禦蔡氏曰甸服分爲五等侯服分爲三等外諸侯分各二等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綏安也內則侯甸外則要荒而緩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之義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蠻以安華夏優文險武又有深意然內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奮武衛則自此以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要服要如裹之有要也所以綱統四裔也舊說要服之內二百里夷二百里蔡蓋以要服之內分爲夷蔡者非是要服之內分爲夷蔡則夷蔡之地褊小不足以容之矣蓋要服之內通爲夷蔡之地而夷蔡之名則因其俗而異之耳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爲荒服此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經畧之者又簡於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於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蓋流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右五服二面各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雖幅員二萬里而夷蠻又在其中聖人不務廣地如此然此亦大約限制以爲朝貢之節詳畧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爲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漸民以仁之漸如被如被四表之被此統言聲教之達也聲如立之風聲之聲教則上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治水土而已其聲律身度觀

民詼教本未備舉東漸于海則教化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冒覆于流沙至於北雖止於恒碣南雖止於衡陽而南北地長聲教旁達不可爲限故南北不言所至總而言之其教化則盡於四海矣聖人爲後世計雖立爲五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經理之焉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告成也錫禹不自居以歸之帝而告成功焉

履祥按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修治之辭於上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某水既道既從某澤既豬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以物土宜定田制每州之下貢一篇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賦法通朝貢其總敘於後則列山川敘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入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備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則證諸禹所自言者而尤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先於刊定諸山總敘所以先於導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鮮食此禹也孟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敘所以定川澤辨厥土等田制總敘所以定賦法通朝貢之中也孔子曰予決九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此禹之治水不但疏決九川距海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洫以達于川所謂畎澮者即田間之畎一同之澮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爲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敘之浮于某水達於某水總序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耶曰滔天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庭曰洪水滔天即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彭蠡諸水而指爲漢匯此則尤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

之矣抑盖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沛涸而洪而冀兗青豫徐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至九河淪而爲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大抵天地之間山陵水石自有消長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其消長遂以爲古今有定形爾山與土石且有消長而况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蜓之殼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帶謂必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遥者也夫以昔之河濱而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日邊山日長石日凝盖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迂者朝菌不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消長若河碣之比耶或曰條列之說如之何曰予嘗疏於前矣王鄭分每章爲條每段爲列可爾若指爲山勢之脉絡恐未然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爲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海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山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東北爲積石諸峯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渭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分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寇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諸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内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

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爲蒙㳫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過新安岐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則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爲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爲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也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夆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

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迹之外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爲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迂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周髀之經曰數之法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折矩以爲句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筭法自禹制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淺深遠近此禹之所以彊理天下而弼成五服者也句股之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理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来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理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二也至於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堠所到盡在里數之内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

冀在九州爲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賦爲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廉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渡至陝於今地理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盖二百六十餘里耳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盖成周之制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爲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爲千里爾五服之制其間絶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苦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盖諸侯之分特以爲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

甲子八十有一載

肇十有二州 以時考之弁用大紀甲子紀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禹貢 九州奠高山大川比分爲十二州故又分表其山及通朝貢水道吳氏曰此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前盖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前後之序是也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北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北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北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北爲營州是爲十有二州焉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州盖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合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刊州之制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畧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川河泲弁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滹沱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

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 盖封之爲侯伯也 官曰司空 總掌天下水土 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 吳越春秋 敘禹治水成功而後巡十二部則分十二州在此時可知

封伯禹於有夏封四岳於有呂

國語太子晉曰伯禹念前之非度鞏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豊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豊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豊民人也

加賜伯益

史記秦紀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即伯益也柏亦作伯舜賜姓嬴氏不言封國舊必已有封國此命為侯伯賜姓以荣之爾

索隱曰此秦趙之祖一名柏翳尚書謂之益世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柏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柏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而亦謬誤也

履祥按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去聲之為禹入聲皐之為咎音告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鯀之為鮌殛之為儡紂之為受冏之為弭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

爲翳也則秦本記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未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禹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倕不得爲垂鯀不得爲鯀他如仲儡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弼不得爲冏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剌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郾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封契於商

商頌長發之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浩浩禹敷下土方集傳曰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集傳曰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境幅員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履祥謂帝立子生商子女也生猶甥也謂帝立有娀氏女所生者爲商蓋其時帝舜封契於商也○史記本紀曰簡狄有娀氏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

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

索隱曰 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則非帝嚳次妃明也○

老泉蘇氏曰 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又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鳦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降爲祀郊禖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從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履祥按史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祥史以行浴墮卵定事附之幾於罔矣長發之頌禘嚳之詩也推其祖之所自出者不過敘禹敷土之時有娀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國是開有商一代之基亦未見其爲嚳子也豈以太史克有高辛氏才子之言傳傳者有啟人禘嚳之說遂繫之嚳與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爲不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封棄於邰穆之受封詩書不載所始但禹之治水暨益暨穆而後賢每以禹穆竝稱當是之時禹以成功受封契亦以禹功之成始封益又以佐禹之功加命則穆之封在此時無疑也今附于禹功之後甲于之紀焉

生民之詩曰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

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
后稷姜嫄炎帝後有邰氏女姜姓嫄名禋祀者高禖之祭也禖即先媒蓋上古始爲婚姻者後世祀之未嫁者祈婚未育者祈子帝武巨人跡也姜嫄見地有巨人之跡履之而敏然歆歆若人道之感焉於是即其攸介攸止之處而震動夙肅震書作娠震肅即孕也由是有娠而生后稷也魯頌亦云上帝是依謂天之神馮依姜嫄之身彌月而生后稷也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
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彌月滿十月也達詩傳他未反小羊也羊子易生愚謂達如字亦通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詩人異之也異之者神之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姜嫄疑之也疑之者耻之也耻之故棄之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
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
哌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不夫而育疑而棄之其異如此神而收之誕實匍匐
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
幪幪瓜瓞唪唪蓺種也荏菽大豆也役列也麻子可食皮可績爲衣麥麥牟也瓜瓞以爲茹也稷自幼已能辯物性知種植其天性然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
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即有邰家室后稷之穡凡上章荏菽禾麥瓜瓞之類但后稷所種歛則各有助其成實之道蓋知其性及其漬種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以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之也至下章秬秠穈芑則又自后稷而始知種之爾堯以棄教民稼穡有功生人故封之又以其母感化而育不由有父故使其繼母氏之國胙之土而命之氏也邰又作斄在京兆武功縣元和志曰邰在渭水之南漢謂縣是也縣西二十里有斄城有后稷祠姜嫄祠史記取詩紀稷而不實今止取詩爲證不及下文○史記曰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及爲
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

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路史曰稷字度展○鄭石癸曰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

履祥按史記姜嫄帝嚳元妃蘇氏古史因之遂以后稷爲帝嚳之子嫄果元妃何嫌於不夫而棄其子稷果嚳元妃之子何爲舍嫡不立而別立堯周郊太祖何爲祖稷而不祖嚳周祀姜嫄何爲舍祖而獨祀妣命禹治水之時堯之年已七十有餘矣而禹猶暨稷嚳之遺嫡何其少堯之嫡兄弟何其賢勞也堯有嫡兄弟不能立又不能舉待舜而後舉之則堯何足以爲堯乎鄭康成知史記之說爲不通則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世妃蓋其世胄之妃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有郊禖弓韣之禮焉其說固足以濟史記之不通矣抑以世胄之妃生子又何嫌疑而棄之哉然則嫄稷母子果何若人耶曰證諸詩而已矣生民之詩謂姜嫄履帝武而敏歆閟宮之詩謂上帝依姜嫄而生稷則固不必捨二詩而他考也朱子曰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而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特異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今以詩爲斷不復上附於嚳焉又按易大傳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以教天下則耕稼之利其來久矣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畎田則畎壠之法自稷始也晉董史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慶流子孫光有天下宜哉

九十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癸未一百載帝乃殂落

書曰二十有八載舜攝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四海遏密八音（魂氣歸天爲殂體魄歸地爲落鬼神之義盡矣聖人在上又鬼神之盛故言其崩曰殂落百姓者畿內之民四海則凡天下之民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文章謂其禮樂制度所以經緯乎天下者也）○路史曰帝堯之子十其長號監明先死監明之子式封于劉其後有劉累事存漢紀（生有文在手曰劉鎦畱同）富宜氏史漢作散宜氏生朱驁很娟克兄弟爲閱嚚訟嫚淫帝悲之制奕以閑其情使出就丹虞氏國之房夏后封之唐庶子九其後傳鑄冀郇櫟函高唐上唐唐杜皆其後御龍豕韋魯（今在汝）范隨士劉見左氏○鄭康成曰堯遊城陽而死葬焉○外紀曰葬穀林○古史曰堯後有劉累者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爲豕韋氏商之衰徙居於唐周以唐封叔虞復自唐徙杜爲唐杜氏宣王誅杜伯其子隰叔適晉爲范氏范武子奔秦自秦復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

履祥按堯老而舜攝二十有八年堯與天下相忘久矣一朝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孟子曰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於此俱可知矣

甲申百有一載

乙酉百有二載

舜避于南河之南

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

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古史論曰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嶽行天子之事矣及堯崩三年之喪畢而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慶天命而受位於禹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爲之哉○

大紀曰既除喪舜委政於皐陶退避於南河之南論曰堯命舜舜命禹行天子之事矣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於代天子行天之政已亢矣況又將去人臣以爲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已出使丹朱商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爲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者遼乎如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害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孟軻氏之言粲然明白無可疑者○

張

氏紀年敘曰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爾○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孟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危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唯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

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揚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言聖賢之事其誤甚矣

履祥按春秋以上君薨嗣君踰年即位于廟夫即位必踰年者當喪未君也踰年而即位者不可曠年無君也獨唐虞之際三年之喪畢而始即位何以知其然書稱帝乃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矣而後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則是舜之即位在三載之後也書注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司馬穡古錄亦云然即位於三載之後則聖人之心可見矣河南之避何足疑乎且謂避之非者以勢言也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固不以勢之利害入其心者而況五帝之世世質民淳帝堯陶天下於禮遜雍睦之中百有餘載禹岳諸聖賢咸萃朝廷當是時也帝舜從容其間勢亦無不可者夫聖經者事之準也聖心者理之主也論事而析衷於聖經以求聖人之心焉是爲得之矣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

仁山金履祥編

歸仁齋楊氏重鋟

有虞氏帝舜

舜典粤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放勳以成功言重華即重放勳之華協矣然聖德則一而資質功力氣象自各不同故又以濬哲以下形容之光被至時雍君道也玄德至弗迷臣道也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以下即受之以愼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篇古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列學官東晉會稽内史梅賾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愼徽五典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未幾方興以罪誅人無信者江陵阪蕩其文北入中原北方學者咸

信之隋開皇中得爲全書【子王子曰】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爾盖舜之功即堯之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今存之以俟來哲

丙戌元載

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咨二十有二人

【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首詢之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者察四方之事達四聰者通四方之言皆四岳職也呂氏曰舜繼堯法度章禮樂著而又野無遺賢嘉言罔伏舜至此復詢闢明達何哉天子初政如日之升方積陰之後日之初升則固光明精彩矣若常晴之後日之朝升其光明精彩亦自若也舜之繼堯其常晴之出日與愚謂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況當初政之日乎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也每州以諸侯之長爲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各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濟之也故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周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崇厚道德信任元善畏難任佞牧率諸侯者意尚如此則當時治體風俗可知矣十二州冀豫爲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盖推言其效也舜曰咨四岳特書舜曰則此前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舜前以百揆攝政至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焉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載事也亮明也采亦事也即熙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庸也二典之疇能謂誰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堯之事者使宅百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惟時則指百揆之職朱子曰帝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録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棄之爲稷久矣帝始即位因其職而申命之也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因其職而申命之也阻饑謂或阻於饑時者不失農時也古者聖人以時教民稼穡常有再登三登之積不使之阻於饑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一作离又作卨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初命契之詞也書則因其戢而申命之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朱子曰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前后稷養之司徒教之其不化者則有士師之刑猾亂也謂蠻夷之氣習汙染華夏於是有寇賊姦宄也皐陶爲士舊矣至此聖人又制爲三就三居之等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舊說二十二人不言兵政蓋總皐陶掌刑之戢故蠻夷猾夏苗頑不率帝舜皆以委皐陶古者封建之世亦無大夷狄聖人在上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内以委刑官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兵藏於田賦徒衆掌於司徒戎器制於共工馬政兼於朕虞則兵政無專官自不廢事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此教民利器用

爲國除器械也所謂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辯民器者也凡百工之事共工主之凡言汝諧者謂能調和其徒屬也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士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攻色之工刮摩之工摶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儷工垂之指即此也共工官名共供也言供其事也殳斨伯與二臣名往哉汝諧言汝往和其職不聽其讓也路史曰史國名伯陵之子所封其後有殳斨又作朱戕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虞衡之職各順動植飛走之性而封植繁毓之取之以時用之以節使材木不可勝用鳥獸魚鼈不可勝食馬畜繁息澤及萬物者也朱子曰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謂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朱子曰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敘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按周太史曰姜伯夷之後也史記敘齊世家繫出四岳及其敘十一國則又曰伯夷之後周封於齊豈伯夷四岳之子與若是則岳爲能內舉矣夫禮樂之本同體異用伯夷遜于夔龍則夔亦固可掌禮矣而謂其達於樂不達於禮是豈夫子之言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子者自天子以至於士之長子也是皆將繼其父以有天下國家職位之責者故教之尤專古之教者非有簡編文字之多也而必以樂蓋簡編文字者聞見之粗而樂者轉移氣質之妙也所以消融其渣滓滌蕩其血氣而涵暢乎中和者其妙機在乎是也今之教者皆其粗而已矣故程子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直而溫寬

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教胄子之目也人之氣稟不同故其性質有異非數端所能盡者胄子生長富貴之家其性氣惟是數端爲多也直而使之溫寬而使之栗所以濟其偏也剛而使之無虐簡而使之無傲所以防其過也然皐陶九德之目亦自是數端而細推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典樂之目也天理流行具於人心感而爲詩者無非天理之真機也而況聖人在上治化清明則人心感而爲詩者此固和氣之所發也聖人以其足以暢和氣感人心存啓發驗政化格人神於是採而播之樂夫其有詩也則必有聲音唱詠以歌之歌所以詠其言也夫其有歌也則必有清濁高下以節之五聲所以依其永也律呂者又清濁高下之度所以協其清濁高下而被之八音者也然既依諸聲則自有其節而可以協諸律呂既協諸律呂則聲有其度而可以諧之八音音有其諧則可以成其韻調也此作樂之原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堲疾之也殄絕也讒邪之說使人昧於所聞是絕人爲善之行也一曰殄者過絕之行中庸所謂行怪者也震驚朕師者謂其駭衆亂群也邪說之行其勢起於民情之不達政化之不明故俗移於下而上不知令出於上而下不聞此讒說之所以行也納言所以伸民言而覘民風也出納朕命惟允所以審君言而播民教也此道化所以通於民民心所以化於上而邪說所以不行也夫邪說詖行古今要不能無顧唐虞之時風俗醇厚政化修明一有讒說殄行之興則衆以爲駭上以爲疾而觀民風修教化所以邪說者不得作後世上無教下無學邪說詖行肆然行於其間民皆安之而上之人又或從而助之此所以莫之禁也噫其來久矣○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然則納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出納之司則有之納言則非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欽之一辭堯舜之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警惟此一語二十二人之命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欽之一辭實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

禹皐陶相與陳謨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爲重事不以位爲樂方帝堯在上而

舜登庸詢事考言旣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
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皐未必有言也至是堯
崩天下歸舜而舜旣爲天子矣一聖人在上故禹
皐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故史記曰皐陶作士以
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
謀曰云云而帝又命禹曰汝亦昌言履祥按伯夷
當作伯益益禹謨厥載克艱之說而帝舜謂惟帝
時允伯益亦復陳帝堯之德而又有儆戒之謨禹
曰帝愼乃在位有天其申命之說而帝又有臣鄰
之咨有作股肱耳目之咨是皆舜始爲天子君臣
相警之辭故今繫皐陶謨益稷之篇於初年之下
若禹謨則附格汝禹之年其實舜典爲經而三謨
乃其傳善觀書者亦
當以謨附典而觀之

皐陶謨

粤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允迪厥德勉君也謨明弼諧勉臣也

臣古人言行無二致皐陶以此二語爲平日立言之首蓋其所允蹈之者故皐謨之首史記不假他語以贊皐而以此二語之謨爲首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允迪厥德之事也庶明勵翼謨明弼諧勉君之義也自謹厥身修以至邇可遠在茲即大學之道也凡皐陶之言體用具備品節詳明簡而盡詳而粹前古以來未有若此篇者其萬古立言之法與後世稱皐陶者獨以謨名信乎不可及矣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此推明爲治之綱要在此二者而知人又所以安民之目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惠二字之異稱哲者聖之資惠者仁之功也帝堯也言二事雖帝堯亦未易盡使二事而易盡則何以有工兜三苗之慮哉唐虞君臣皆自以爲不足故其言如此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以下言知人也言人之德見於行者不一凡有九而論其人之有德者固當歷

述其於九德之行有幾事實也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此知人之目也以此九者定有德之名其別凡十有八字而合爲九德者自寬以至彊九者其氣質之性也自栗以至義九者其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九者以濟之是氣禀之偏非所以爲德之中也寬者多不堅密是弛也故寬而栗則爲德柔者多不能卓立是弱也故柔而立則爲德愿者多謹愿也愿者多同流合污而不莊是鄉愿也故愿而恭則爲德治亂曰亂謂有治亂解分之材也能此者多恃材而易忽故亂而敬則爲德擾者馴熟而易耎故擾而毅則爲德直者徑行而易訐故直而温則爲德簡易者多不修廉隅故以簡而廉爲德剛者多無止蓄故以剛而塞爲德一曰塞實也實則非素厲也塞古文作窴彊者恃勇而不審宜故以強而義爲德有常者謂有是德而能持久者也若今日寬栗而後日不然一事強毅而他事不爾則不常易變不足爲成德也故雖有是九德必能有常則始足爲有德之人用之則得矣小人勉強於一時亦似有德然未幾而變用之豈可保其福哉凡是九德也得其三而用之則有家之事精明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而用之則一國之事精明矣至於翕受敷施盡得無不舉而裁成輔相之事無不成矣蓋以得人多寡爲治道小大之差也曰宣曰嚴疑作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曰二曰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章又自君心推之以結知人之本而起安民之端也天下之治雖散於條目顯設之間實在於戒謹恐懼之本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此皐陶警切之意聖賢論治之本也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懋哉此安民之目也天敘者天理自然之倫敘也其典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典也勅則正之

惇則厚之也民德之不厚以五興之未正正五典所以厚之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也其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自則自我制之庸則自我用之也禮之不行以制之非出於上也故自我制之所以庸之也同寅者即典禮以同人心之寅協人心之恭和人心之秉均有以全其降衷之初也舊說君臣則文意似不相入安民者先之以五典之教以導之繼之以五禮之制以齊之則斯民莫不安行乎天理之中矣全此者爲德於是乎有賞悖是者爲罪於是乎有刑政事則因刑賞而舉凡治民之事者言之也典禮賞刑安民之綱目始終本末備於此矣此固聖賢之所謂安民者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聰明聽其言視其行也明威監其德禍其淫也尚書古文威皆作畏此節言天心由於民而民心不可欺有民者不可以不敬前章言知人之目而以人之代天終之後章言安民之目而以天之自民終之警戒之意深矣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之陳謨悉矣其切於悟主也故終之曰朕言惠可底行欲人不以爲空言而必行之也其切於自反也故又繼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欲已不爲空言而輔行之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陳其昌言伏生今文益稷合於皐陶謨篇末文勢相接史記亦同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

蔡氏書集傳曰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樏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盖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也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血食曰鮮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此井地之原也蔡氏曰一畝之間廣大深又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

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隨山刊木之初益焚山澤爲之權宜也決川濬畎之際稷降播種爲民舉艱鮮之食此其中民食之兼舉也至於懋遷有無之後穀粟通行而烝民皆乃粒之食此其未民食之皆足也古者民食素備雖有九年之水民無菜色然自鯀九載之後水患既久五穀不登民食竭矣聖人所以爲通濟之術如此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自叙其功云爾皐陶俞之可矣而復曰師之何也蓋禹所言者致之實天下事功未有不自難難辛苦致而後能成之者此真實用功之語所以爲可師與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也安安而不爲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爲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爲之規其爲之輔弼者亦於此時而當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而其心明白無瑕天命自與之悠久矣臣哉鄰哉臣哉帝深感弼直之辭而又反復嘆咏以相資也鄰即四鄰詳見下文禹曰俞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左右有民導之也明倫齊禮所以扶持人心之中也宣力四方者安之也興利除害所以維持天下之勢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蔡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雉取其文會繪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雖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敝爲兩巳相背取其辨絺鄭氏讀爲黹黹紩也紩以爲繡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繡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尊卑之差等也○衣服繪畫之未聖人顧重之與左右宣力四方竝言之何也此制禮之準也龜山楊氏曰衣服所以彰有德五服五章或加非所稱

不明孰甚焉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五言者言之比於五聲有清濁高下之節者所謂詩也納之者采詩以知民俗出之者播之於樂以感人心也凡人情之感動爲風土之歌謠於是有詩焉古有采詩之官采其詩以律呂諧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而謂之樂因其聲音之和平怨怒而後其政化之得失民俗之所感者可知也此其所謂納五言者也擇其所感者正其所道者惟其聲安以平其樂淡以和者用之鄉人邦國使里巷之間皆弦歌之音聽之者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此所謂出五言者也○汝明以上聖人之制禮也汝聽以上聖人之作樂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故以作服爲重樂本出於言志之詩故以五言爲主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漢伏生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履祥按書有四鄰而文王世子亦有設四輔及三公之言四輔即四鄰也三公者天子師之而不敢臣者也四輔者豈天子鄰之而不敢臣者故謂之鄰與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有虞之盛聖人屢以讒說爲憂既聖之又朴以教刑蓋太平之世後生小子乃逸乃諺既誕雖士大夫或不免後世風流清談文詞放言皆此類也惟聖人則知生於其心播於其口必亂於其政故獨憂之而亦以命禹侯射侯也明教之也庶頑讒說其之而以射侯爲先不其迂乎蓋古者世簡風質非有文字之繁古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禮制猶今之教人者其義理寓於方策也故古之教者以射侯猶今之教者以書冊也夫射者體欲其比於禮節欲其比於樂正其心而後可中多也此射之爲教所以先也納言即所納之五言時而颺之則播之樂以出之所以教也射禮也納言樂也書識格庸政也撻記否威刑也禮樂刑政聖人所以同民心也○百揆之戢無所不總聞六律五聲所以命夔者也化庶頑讒說所以命龍者也禮所以命秩宗刑所以命皐陶者也而皆以命禹相戢無所不統所以總其綱維而經緯之者與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

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黎獻黎民之賢者也敷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明其衆庶也禹俞舜之命而又有所言謂化頑讒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本以舉賢才爲先以考功實爲務則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而爲此傲放縱誕之讒說哉不如是則頑讒之風浸淫於士大夫而敷同日奏罔功矣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讒說之興本於遨遊之習而人君身心又臣民政化之本一或以大平自縱則風化之壞端自是始故禹勉舜以明德爲本又舉丹朱以傲德爲戒舜與朱聖狂相遠然其幾本一間耳禹蓋用功於自治故言之懇切如此頟頟不休息貌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在今濠州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履祥】按禹娶塗山與生啟亦皆治水八年間事前後非一時新婚四日而不留是禹不暇顧其妻也生啟呱呱而不入是禹不暇顧其子也禹自言不暇顧其妻子耳而或者之說多妄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孔氏曰】治洪水一州用三萬庸大傳曰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鄭氏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蔡氏曰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履祥】按以下文考之蔡氏之說爲正禮記所謂三十國之正傳所謂爲諸侯師蓋此名猶存爾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謂十二師五長內外各迪有功而獨苗頑不即工則苗之頑又有大於庶頑者庶頑之讒轉移之機尚在我苗頑之頑爲中國患而轉移之機有未易致力者故禹尤以苗頑爲警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禹迪德皐

陶刑帝舜化苗之機在此二者故兼以命禹皐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鄭氏曰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年也履祥按祀之與年歲古或通稱但各有所重與○又曰四岳之戢出則爲方伯後分置八伯履祥按八伯蓋其時每方二伯也其名見下壇四奧鄭氏曰爲壇祭四方之神沈四海鄭氏曰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鄭氏曰祭者必封封亦壇也肇十有二州鄭氏曰肇域也爲營域以祭十有二州之分星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代岱通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鄭氏曰陽伯猶言春伯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侏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有離根株也徒歌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晳當作析春厥民析晳陽樂正所定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又舉禹掌天官羲本作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鄭氏曰儀當爲羲仲之後也鼚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狩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也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鄭氏曰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猶物象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謾或爲謗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子鄭氏曰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八月西巡狩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鄭氏曰秋伯秋官士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鄭氏曰和伯和仲之後玄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鄭氏曰弘山恒

山也十有一月朔巡狩祀幽都之氣於恒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之舞齊落鄭氏曰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鄭氏曰此上下有脫辭其說未聞歸格于禰祖用特

履祥按諸侯必貢詩於天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和之後以其知四方之風土氣候分爲方伯耶舜巡四岳禮樂之盛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其所述諒哉昔者子黃子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以廣異聞云

三載　考績　發例於此後不屢書

五載　箾韶樂成

書曰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彈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虞賓丹朱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管猶周禮所謂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則擊柷以合之將終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跨爲之列管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大射禮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之南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蹌蹌行動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

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夔論韶樂之所感備矣又申言之以明韶之所以感也韶之所以感有非樂正之所能與者此夔所以深嘆之鳥獸蹌蹌在衆樂備作之後鳳凰來儀在簫韶九成之餘而此云擊石拊石即百獸率舞何也韶樂以球爲主絲竹革匏金木皆次之夔爲樂正實掌鳴球而羣工以次舉之也故夔自言予擊石拊石而已而百獸自率舞庶尹自允諧是則非予之所能知者是必有妙於聲音之間者矣蓋推本帝舜之德也千載之下韶有存焉者矣而不聞有來儀率舞之盛者蓋人亡政息音存而操變也

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擊鳥獸咸變於前鄭氏曰鳥獸率舞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鄭氏曰詢均也五作十道孝力爲右鄭氏曰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者也秋養耆老而春食餔子乃勃然招樂興於大鹿之野鄭氏曰興成也樂以致天神出地祇假人鬼爲成也○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律和聲八音克諧又以外賞諸侯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六載巡狩

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鄭氏曰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氏曰關猶入也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鄭氏曰今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鄭氏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鍾鼓笙磬塤篪柷敔琴也七始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履祥按此採詩作樂之始也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鄭氏曰族猶聚也樂音衆多聚之以爲八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天所以理陰陽也

七載作大唐之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謗猶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禪也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唐孔氏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舜之黜陟善惡明也○古史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三苗之遺民爲惡不悛乃復分北處之以散其衆○分北之者分其民順化者與違命者猶後世部分夷狄爲生戶熟戶也履祥按有苗始末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於前曰三苗於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蓋其始部落不一總謂三苗說見堯紀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堯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

云者蓋已寓之後既分之餘存者特其一種耳說者又謂分北之政在舜季年來格之後故係之舜典之末是又不然夫舜典之事初年之事也古者無事之世帝王有作其規模設施皆於其初年自是守之而天下治雖其間隨時消息蓋無幾也舜自初年即政分命羣賢三考黜陟庶績咸熙獨三苗以罪分北則自餘庶事可知矣故終之以陟方而分北三苗於謨曰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則分北之事為三考黜幽之典在衆功咸熙之後無疑也非季年之事也且季年之事莫大於禪禹而典不書徂征亦不書何獨於分苗而特書之然則典之所書止其初年之大政所以權輿五十年之治者也若征苗之事則薦禹之餘如舜巡狩四岳肇州四罪之政不繫之堯而係之舜者也不然來格之後彼既服矣又從而分北之所謂如追放殛既入其苗又從而招之而謂聖人為之乎

十有四載 帝作歌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勅戒勅幾事之微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颺言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謾歟敝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叢脞碎也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戒煩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隋廢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

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與○**虞夏傳曰**惟十有
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鄭氏曰卿當為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帝乃偶之
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
首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
旋持衡
履祥按十有四載傳敘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勑天之歌而不古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與今繫之此年而以傳附之

十有五載 帝載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
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
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乃八風
脩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
咸出其穴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桐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先后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以為登歌祀堯之詩不可考矣今但存之以俟知者○子王子曰宋書慶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似不類虞歌氣象豈有重華君臣覩此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者乎

十有六載 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維十有四祀云云還歸二年鄭氏曰明十五年愚按當作十六年
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原當作敘

履祥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爲禹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爲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舞是也瞽矇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議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 三十有二載 帝命禹總師 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此三十二載也而書曰朕宅帝位三十三載則自喪畢之年通數也

粵若稽古大禹曰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朱子曰文命敷於四海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朱子曰曰已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敏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戢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脩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覌感速化於善而不容已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朱子曰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以無告指民困窮指士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难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

則謂之武自其經緯政化而言則謂之文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覌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固爲有理但此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稱其美而不見勸勉規戒之意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此舜初年之謨所謂帝者皆述堯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朱子曰惠從順迪道也逆反道也惠迪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履祥謂舜因禹克艱之謨而論堯之克艱益因舜論堯之辭而推堯之德業蓋舜明堯之心而益明堯之德禹因益言堯得天之效而推言感格之由則又以警舜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無虞無可慮之時也無虞之時法度易引逸樂易過故戒之疑謀勿成謂謀之未決者未可行凡事必已審決而後行也百志惟熙謂心之應事皆明而無所累也○益之言罔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失度逸樂戒其脩諸身者也賢邪謀疑戒其施諸朝廷者也違道從欲戒其施於百姓者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其不倦以終之雖達之夷狄可也干百姓譽與咈百姓二句相反雖是兼看戒其干譽則或至咈民戒其咈民則或至干譽要在道欲二字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此總言治之本原綱領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推言德政養民之目也所謂六府者府蓋官府之府六府所以裁成天地之性遂萬物之宜而致天下之利者也傳稱古者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故有五行之官所謂木工火工金工水工土工是也其在唐虞豈非六府與記禮殷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戢蓋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

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丱人也然則其在有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戢與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與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戢與六府各修其戢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厚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也利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荒水旱民無菜色是也舊說三事既指人力之為而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如此則並為九功非類例矣繼曰修屬人事可列為功然修與和對耳非正利厚二言之比也且行有五府有六土爰稼穡而離於土於義不通不若從記禮天子六府之說則六府以戢言三事以事言而九功之說得矣六府之所掌三事之所運謂之九功皆有成績功緒謂之九敘民樂其樂利其利沐其化而歌其事采而貢之上之人比而成章謂之九歌九歌也者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蘇氏謂其辭事若豳風之類其是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水土既平以來六府之脩三事之和久矣和豫之世人情易緩庶事易弛故禹於此論德政養民之事必戒之用休謂時戒喻之而使之休休者知樂業安常之為美也必董之用威威古文作畏謂時董督之而使之畏畏者知廢事失常之為惡也必勸之以九歌九歌者以其昔日之歌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邦國以及閭巷莫不歌之使民樂而不忘思而不貳勤而不倦焉此德政養民無窮之治也蘇氏謂九歌若豳風之類愚謂如此則周官以豳詩以樂田畯吹豳頌以息老物亦勸民九歌之遺意與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朱子謂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平水土之功以美之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朱子曰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

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虞廷大臣德之相似者禹皐耳故禹于命攝之時所遜惟皐禹惧帝舜惟見已之功而不見皐之爲功也故勉帝以念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者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者謂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違禹以帝與已而不與皐或者言念之或遺而不見皐之功與如見皐之爲功則自有不可捨皐而它與者此禹必欲遜皐之辭也一說我念皐陶固在皐陶舍之不念亦在皐陶名之於言固在皐陶允出于心亦在皐陶亦通但與上下句帝念不相應爾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禹恐帝舜不念皐之功故反覆以念功勉之帝固未嘗不深知皐之功也故因禹言以推明皐之功焉大抵皐之知見密于禹而禹之勞績著於皐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而皐之爲功非舜禹不知也然帝雖不聽禹之遜而亦不遺皐之美雖美皐陶之功而不爲遜位之辭觀于此而聖人公平正大之心又可見矣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舜方推美皐陶之功皐則歸美于帝舜之德而帝復以美皐焉君臣有功更相歸美此固虞廷之盛然君臣之體相須以成實有不可相無者故其成功之交相歸美也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降孟子作洚洚水者洪水也成允成功者成實成之功也朱子曰允信也奏言而能踐其言成功而能有其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上惟汝賢美其功也此惟汝賢美其心也有是心能有是功者鮮矣有是功而又有是心抑尤鮮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矜者自大伐者加人不矜不伐禹之所以爲大予懋乃德嘉

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朱子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
歲時氣節之先後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即天位故以陟言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之
授舜曰允執其中此授之以治天下之則也一人之治天下惟在于持此無過不及之則以裁天下之事使之各得
其所而已爾舜之授禹也而益之以三言則又授之執中之則也天地亦理運而爲陰陽五行之氣其化生斯人也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而心者則理氣之會而知覺馬者也人心如耳目鼻口四肢與凡攻取之欲是
心者知覺之生乎氣者固亦理之所有而易流于欲故危原乎理者攝乎氣之中而不充則晦故微先
言人心而後言道心蓋道心之所以微亦以人心之危有
以微之也精則察此念之發爲人心爲道心也一則守道
心之正而不貳也如此則自吾心而達之天下凡所云爲
皆有以得其中矣中即道之用也○朱子曰心之虛靈知
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

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
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
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
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
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則擇夫二者之
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
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
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堯舜禹
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聖行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
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言人之言也
勿聽已之計也不詢於衆者勿庸舊說謀
亦人謀猶史所謂以一人之言而進退之者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
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
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厥
占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蔽斷也 昆後也

三十有三載 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

履祥按礼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箕子曰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履祥曰此讀也全讀則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者皆爲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

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書大傳曰 維王后元祀 鄭氏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 履祥按古者數年自人君即位爲元亦有因事起年者元年即一年首年云爾非有它大義也時帝舜爲天子三十三年禹攝其事而此稱元祀者謂攝政之一年爾自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爲莫大之事於是後世之論膠矣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使禹推天道也 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 鄭氏曰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于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至是奉帝命而陳之也 履祥按此敘九疇也禹始攝天下之政故帝令其以所得洛書推爲治天下

之綱目也王皇義通九疇之數以皇極爲中而九疇之用以五事爲始蓋皇之建極本諸身也故九疇以此二疇爲要然而漢伏生等傳失其貞其後遂專言災祥休咎之證其亦範之一用與銖分戶析各指事應則失之拘矣○

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字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劉歆曰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二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二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者爲君側者爲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一六水也二七火也四九金也三八木也五土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

而一令九二令八三令七四令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敘爲九疇疇之取義者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于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固于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庶徵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政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縱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敘五事出八政贊于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一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各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

焉盖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盖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乂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于九句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曆曰 禹受命於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 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爲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三十有五載 咨禹征有苗

大禹謨曰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世之言有苗者多謂其負險阻抗衡中夏若後世荊楚之為覘舜禹呂刑之辭不過以其弗率反道賢否易置棄民虐刑耳初不爲其抗衡而征之也於此見聖人之征伐其究以爲民耳 三旬苗民逆命 禹之徂征也不必直擣其穴也奉辭以臨之警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也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三旬而未奉令益猶欲其久而自悟故贊禹班師也聖人征伐之師於此可見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苗民之逆命也非舜禹德有未至亦非行之或滿也而益云然

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大率如此夫以苗之頑至於臨之兵又至於兵不可懼亦極矣豈必果進師以滅之哉又謙以處之又反求其所謂德而已矣以帝舜之事父豈有不至而不得於父帝亦惟自負罪引慝而終能底豫故凡自反誠切者終必有格又至誠之道可以感神而況有苗乎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誕敷文德大敷其文命德教使教化新明于諸侯交暢旁通謂之誕敷不必施之有苗也舞干羽者示之以礼樂也干武舞羽文舞蓋示反武敷文之意兩階賓階主階蓋舜之羣臣羣后朝會覲享之地也古人無文字書冊之煩凡衣服物象器用礼樂之具皆所以示意向而明教化也

○路史曰於是命禹行天子之事三載釐苗弗恭命禹征之○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

履祥按舜之攝也覲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與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與

甲子三十有九載

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五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之世同人上爻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曆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灾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沴也四凶稔惡非細

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大畜節世之子大畜節年之甲子損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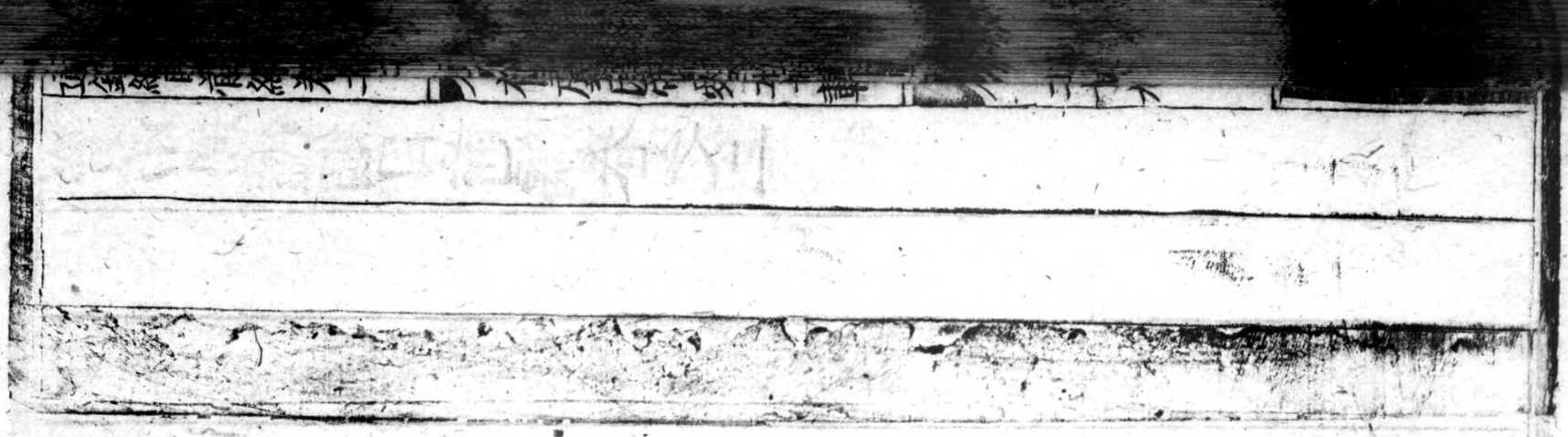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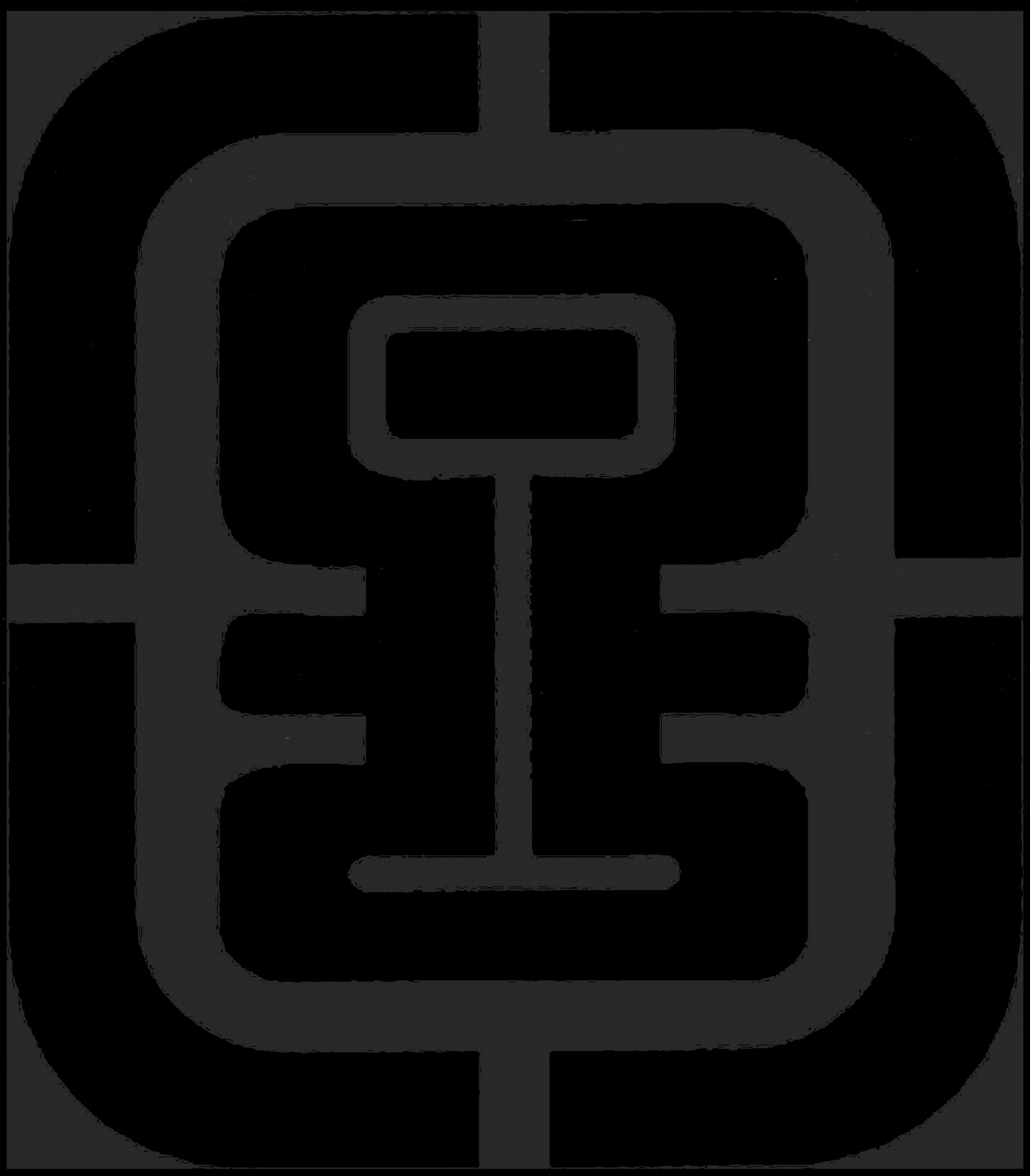
癸酉 四十有八載 帝陟方乃死 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

書曰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言舜生三十而登庸又三十年而在位又五十年乃崩言其年數耳非是號也陟方猶言升遐也 韓子曰 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 朱子曰 方猶雲徂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 ○ 史記曰 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皇覽曰 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 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知從也 西漢劉向傳 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東漢書引禮記作二妃今本曰三妃者誤也 韓子曰 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 大紀曰 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 履祥 按淮漢以北上自伏羲下至近代帝王之墓尚皆可考獨舜冢不見於此而蒼梧去都最遠重以三苗之亂歷舜禹始克平之故舜禹於南方之化蓋數數然也是以舜至蒼梧今南方之地多其遺蹟而禹亦有會稽之會死亦葬焉聖人以天下為家不可以遠近論也

甲戌 四十有九載

乙亥 五十載 禹避於陽城

孟子曰 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路史曰 女罃生義均及季釐義均封商今商之商洛有堯女墓武關西北百有二十里商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於緡其後為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圭胡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傅鄒息有何母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夏有箕伯之後箕子

履祥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爾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未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未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祀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